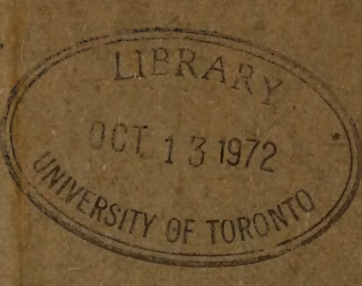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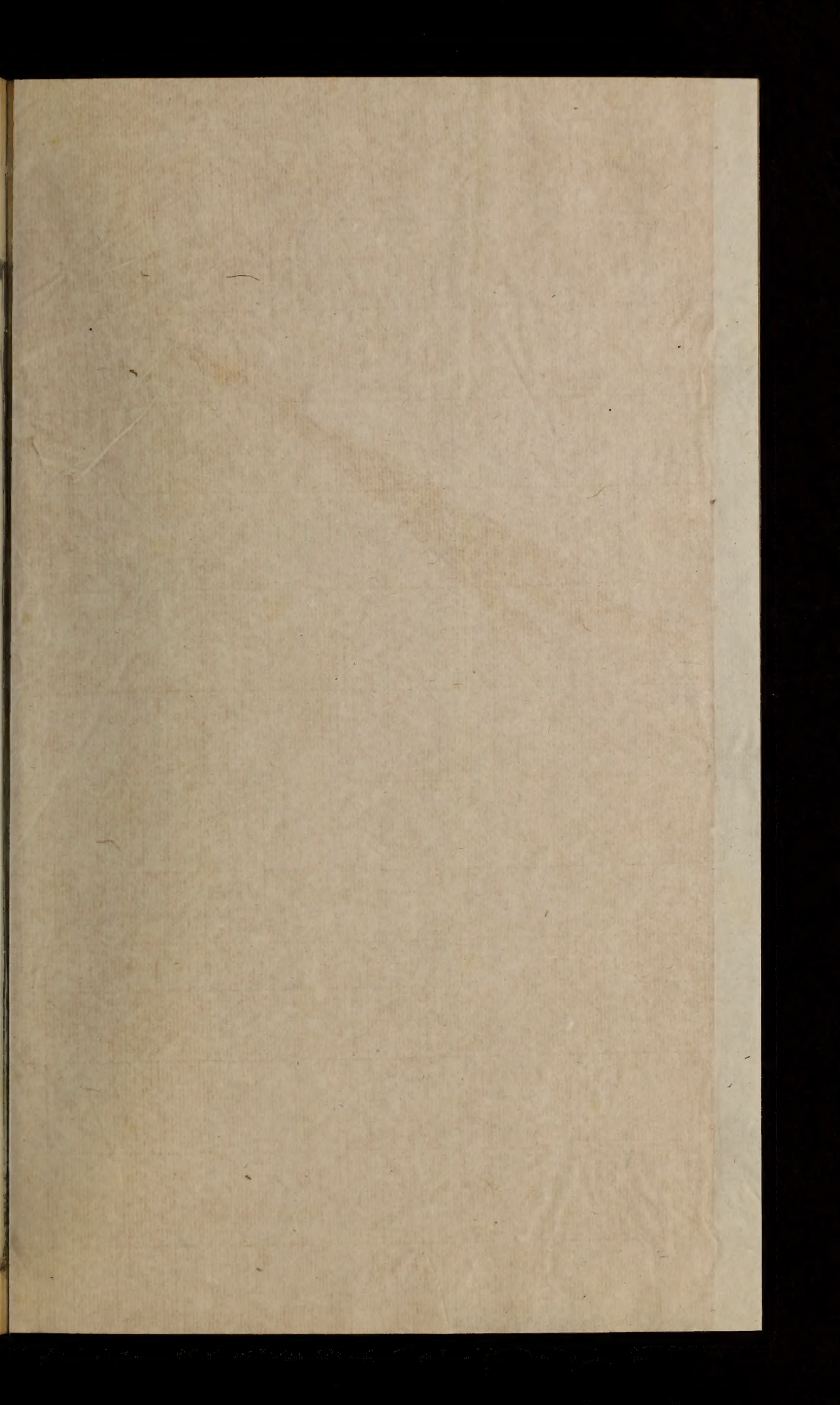

LIBRARY
OCT 1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漢

冀州箴　楊雄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表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隆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漢興定制改列藩王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明

菜根箴　桑拱陽

人在兩間參兩天地古今流芳志節先立立志何云咬玆菜根爲豐爲聖品由斯存溫飽爲輕道義爲重常變死生厥有定命嗟彼俗子外物役心聲華世味馳逐縈神自謂從權徇欲無害廉利薰心全品敗壞得意一時失腳終身枉尋直尺其作小人爾欲立身菜根咬斷矢志堅貞努力道岸飯糗茹草土簋土硎神聖爲此志氣清明陋巷簞瓢尼山蔬水千載以來孰知斯味藜藿可採薇蕨可嘗餘芬尚在齒頰猶香斷虀畫粥月兩剪韭道味恒親天貞嚼咀萬變弗撓百折勿憂紛華濃郁纖芥罔留刀鋸鼎鑊學須

有主一介必嚴弗與弗取萬鍾不辨饑渴害心視彼芻豢寧若野芹世味旣遠眞味乃出冲然澹然霧根內裕識趣高脫骨力堅凝賢關聖域追步芳蹤砥柱波流百事可倣旋轉經綸揮霍在手一眞爲宰觸境自如掀揭事業浮雲太虛不爲有爲不動廼動竪立天壤總此定性請貞終始勿媿素心戒哉勉哉視爾常箴

靜極堂箴

桑拱陽

於惟三才均主乎靜太乙常居列星環共品物露生方儀鎭定人生而靜曰維天性形生神發感物而動百慮紛雜

欲動情勝虧厥靈根全體受病惟聖立極仁義中正靜而
無偏動而順應循理爲靜從欲爲動物忩坐馳齋居市井
欲寡神淸虛明運用未發觀復危坐持敬艮背忘身退藏
密證晤對千秋褒彈忠佞萬物靜觀四時佳興靜以存心
天君提柄靜以養氣百體從令靜以研幾眞妄烱烱靜以
接物周旋畢中惟靜則虛太空可並惟靜則明靈臺如鏡
動靜交培靜存尤重省事簡緣冥參性境勿墮頑空勿滋
馳騁龍蟄存神蠖屈始動斗室吉祥百靈退聽心逸日休
神化可竟可立天心可奠民命化育流行槖籥在衷主靜

立極是謂神聖易哉幽居三復當省

銘

唐

傅巖銘　　呂温

昔殷高宗恭默思道至誠動天天將報之以說為瑞王在於寢降神夢中審形旁求實得於此曾不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脫刑人之衣被公衮之服授受之際君不疑臣不憗大哉邈乎殷之所以興也若非武丁之心同乎天地傅說之德通乎神明何感動訢合如此其昜厥後惟文王以兆用太公自漁父而登國師白旄一麾光定天下抑其儔

歟由茲而遷莫不先顯後幽右賢左德勒以漢秩束於周行使特達自致之士無聞焉吁可歎也夫以天驥之才而造父馭之則必翼輕軒凌高衢風翔雷邁一日千里若制非其人服非其車忘權奇務牽束挫盛氣頓逸足使遵乎尋常之躅則終歲疾驅望駑駘而不及矣遇與不遇又何疑哉嗚呼見賢非難知之難知之非難用之難用之非難特達難君人者誠以特達爲心假無殷宗之夢必自得說不然則雖使咎夔稷契盡入其庭亦葉公之見龍反疑懼矣況氤氳之中乎恍惚之際乎貞元九年予自鎬徂洛息

鶩於虞虢之間外墟瞰原髣髴其地遠跡雖昧淸風若存想說命三篇幾墜秦火百代之後德音如何乃作銘曰赫赫湯德如日不臧滔滔商祚如海不竭發祥播氣世祚聖哲國誕武丁對生傅說說始胥靡武丁卽庥德通神交忽夢如寤若帝導我期於顥素有無之間邂逅相遇胥衣而起爰得其人貌符心冥如舊君臣飛龍在天山川出雲感激自致其間無因捨築傅巖脫然鵬升作霖時和奮檝川程金在吾礪木從吾繩君何言哉殷道中興元愷攀堯徵舜曷階阿衡干湯抱鼎徘徊會合之際厥惟難哉何如夢

中天授神開惟賢是登道貴時達匪次勿用才其壅遏高宗得説乃在恍惚揭銘摛光萬古不沒

宋

眞宗訓廉銘　頒刊府治

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爲本乃良而循肆彼貪虐與豺虎均肥於其家多瘠吾民縱逭於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畱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爲仁咨爾羣辟是訓是遵

眞宗訓刑銘

民吾同胞疾痛猶已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

亦子明謹刑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也

滅棄法理逮於郡邑濫用笞箠與聽朕言式克欽止

贊

漢

五帝本紀序贊　司馬遷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

帝堯贊　曹　植

火德統位父則高辛克平共工萬國同塵調適陰陽其惠如春巍巍成功配天則神

霍光贊　班　固

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
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
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
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
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
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
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

北周

成王刻桐葉封虞贊　庾信

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禮以成德樂以歆薰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鉏麑見趙盾贊　　庾信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麑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顧瞻城闕利劍不抽靑槐先絕

唐

狄梁公立廬陵王傳贊並序　　呂温

梁公以武氏簒盜國命如綴翊安宗社非我而誰是用蒙大恥履大險聳節振美以持世心閑高祖天下於方寸之

地盆力雖盛莫之敢闚周復爲唐繄公是賴後代昧者頗歸功於五臣蘇不知五臣之功公所授也客有以李北海所傳示予者述廬陵王廢立之際見公如生貽諸將來可以不惑敢攄憤而讚之詞曰於休梁公社稷之臣濡跡應變與唐屈伸妖虹橫天鳴牝專晨獨立大道指南生人闓闓有期命先我時乃建國本代天張機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臨終指麾皇業再基運起身後功成不知穆若清風巍然宏規凡爲臣者可不度思

高中公士廉贊　　呂溫

維岳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失孝友因天德爲邦基行厚
人倫蕭蕭雍雍眞王者臣慶因歸妹光誕天配婚媾之中
雲龍潛會建功南海廓我無外諫武撥亂弼文開泰過彼
庸蜀薦鍾澆季文翁之化皆掃於地申公攸徂有教無類
父子兄弟望風相媿勃與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頌聲到今
不墜名登元勲理冠羣吏全才大器於鑠厥懿

唐莒公儉贊　　　　呂温

歲寒陰凝冰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猗歟莒公王佐
之才間運未開登潛龍臺代萬姓請命與天爲媒扶龍而

興振起雲雷權輿帝圖經始唐基始覆一簣勃焉巍巍易
失者時難知惟幾知幾其神莒公元勳

元

華池廟賛　按浮山縣龍角山東峰巔有華池上建嘉潤侯廟　李天裔

神之乘龍兮來自穹蒼巍然當座兮萬夫瞻望聽視臧否
兮秘密難量禜之卽應兮淑靈孔彰覩其功德兮炳日之
光仰其廟貌兮白雲之鄉觚稜崔巍兮鳳舞帷幕森陰兮
龍藏崑山之石兮孟爲礎豫章之材兮亘爲梁俯瞰井邑
兮下土宮移兜率兮上方司曹居職以匡輔兮兩廡分列

以驚行夜有幽冥之刑兮握金鐵之鏗鏘民皆得其露宿兮寬貪餮之豺狼山鬼號泣兮月滿長廊徒隸怪狀兮呵禁不祥神儀莊肅兮畏以秋霜歲祀豐美兮濟濟皇皇咸被其祐兮百沴自禳事之千載兮壽隆而康至元二十七年孟秋下旬三日

明

寒竹贊　　桑拱陽

有斐君子厥德有四吾欲友之結盟終始中虛而靜外直而堅亭亭獨上勁骨參天吾友爾賢躋圖栽培夜氣滋長

既中且和清風透爽吾友爾養未出有節上達彌高雨雪晦明獨立不撓吾友爾操應蟄而起遇屯而止棲鳳爲龍簫韶時至吾友爾時竹溪六逸奬鄰於狂恐玷爾琳瑯竹林七賢病流於放恐負爾堅剛資爾全德對我芸窗日新月盛杏雨蓮香

松風贊　　桑拱陽

習靜山齋歲寒尚友彼美君子周旋良久大冬深雪霜操黛色森森千丈孤芳皎潔友爾高節古致臨風鶴舞琴鳴疎濤滴翠緑蔭滿庭友爾風淸鬱鬱葱葱干霄持正淸剛

明堂爲㮯爲楝友爾品重蓬蒿被困大夫侈封何加何損
四序常青友爾德恒啖松茹栢病類於元賴有爾繩愆執
松談柄亦墮於禪幸有爾矯偏貞我素志法爾靜專尼山
在望檜栢同堅

曹月川先生贊　霍州學正　薛瑄

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
後人美哉君子光耀日新

霍光贊　王世貞

於赫孝武光承炎漢皇輿四闢兆心中渙赤靈所綴天啓

輪臺顧復冲子靡慰予懷爰諏晉御爰及愽陸温恭朝夕
執事有恪光拜稽首讓於日磾乃抱孺子乃撫蒸黎民毋
枕葦以卽袵席工商流通農蠶舉職褒節尚璽遏封外人
孤誠上假立排三親再霈鴻慶再罹大喪九有晏然四垂
不崩黜昏立明阿衡是法勳塞宇宙忠昭日月孽由女作
禍自勢萌黃腸未乾赤族已成乾戒亢龍坤稱牝馬無戎
有終臣訓千古

趙衰贊並序　王世貞

晉文公爲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

敦詩書於是使郤縠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子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其患厄昆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實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汲汲焉晉其素跡後之郤縠僅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五民於較勢專於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幾祀矣其間厄於靈族於屠遺燼忽然迄至熖也衰實培之歟郤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郤亡范中行之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氏亡迨其終也又併晉而亡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郤縠毋論鮑

管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旣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追爲贊曰造父佐周俾熾厥後乃生子餘亡人是友旣匡亡人以反晉蘀曰子餘勛大夫於原惟楚不共侯命攢之惟原大夫侯詢任之曰有郤縠能實勝予何以中軍禮樂詩書次者上軍次佐乃衰苟利晉社遑恤其他彼趙與郤長爲夾輔諸其敗者交軋以惡六卿爲三三卿爲國雖則有國覆玆先德赫赫成季休休有容敬贊淑節敢告丞公

明太傅質菴韓公贊　　邢大道

司徒任官兩朝執政閹豎亂常九閽請命攖批鱗之禍身以報主而危釋累卵之憂國以剔奸而靖論定蓋棺謚曰忠定

又贊

三朝受知排難決疑吐膽而揚眉一疏謫奸持危扶顛捋髯而昂肩疇曰甯子之愚公之未死衛國能全其軀疇曰比干之仁郎公而死殉國不愛其身以此論公是曰偉人

魏公裔人昭代養士三百年一人

范文子贊　　方孝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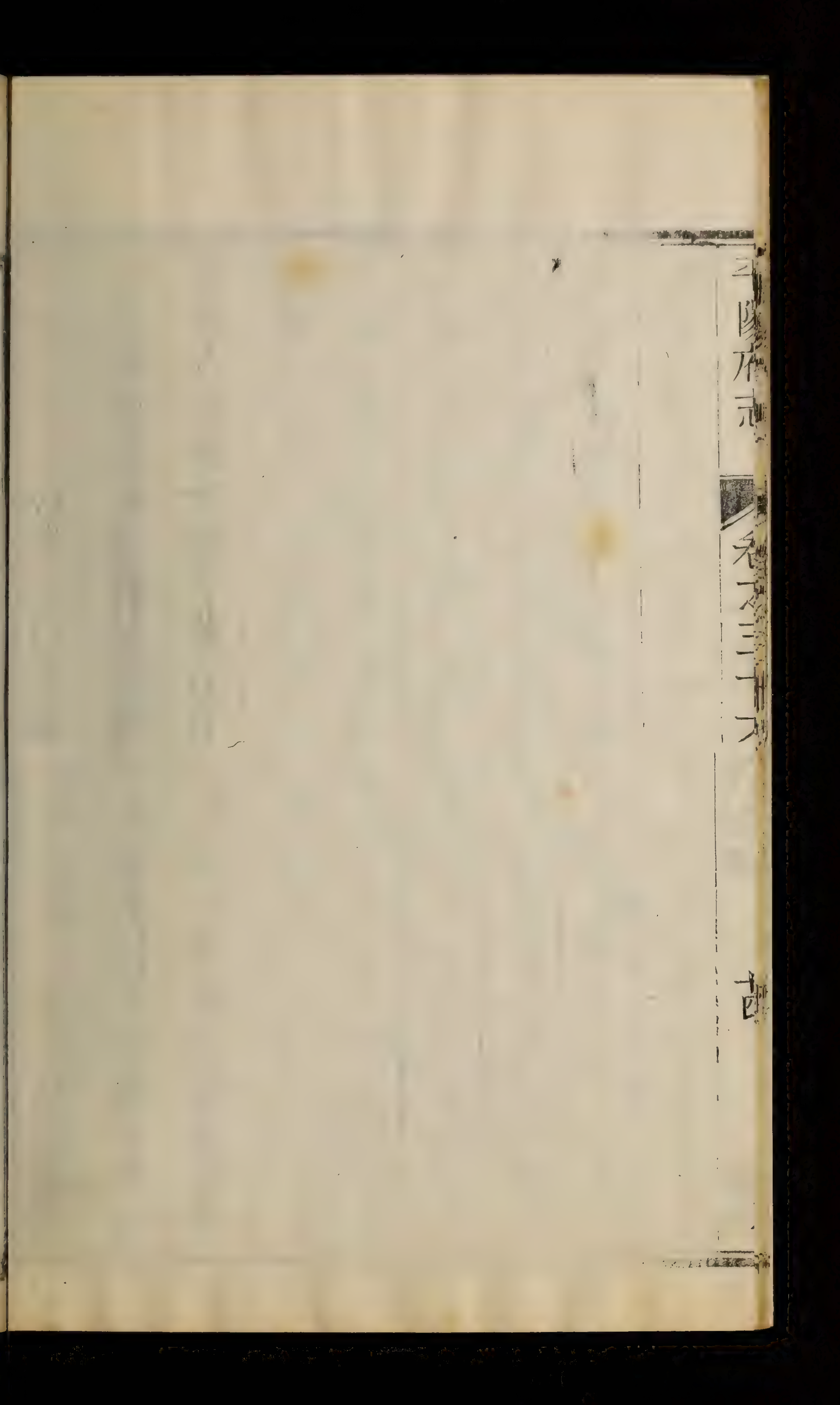
覇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於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强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墻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屨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覇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國朝

范太孺人節烈贊並引　　魏象樞

范太孺人者前侍御今大理寺寺副裴公希度母也不生

不可以托孤其生也節不屈不可以成仁其死也烈維節
與烈終始無缺恒嶽汾流獨神不滅曲沃男子獨非熱血
愛尚方劍而弗能引義以自決誰則巾幗誰則鬚眉請分
優劣



傳

明

左布政使陳孜傳　　失名

陳孜字勉學浮山人少孤育於繼母范氏中成化乙酉鄉試第四名壬辰第進士登吳寬榜初授浙江慈谿知縣興學校以育賢才敦孝弟以厚風化民有瀕海田歲久湮沒徵稅如故奏請除之百姓稱快大新邑學重立董孝子祠又於縣治前創建書院一所選令俊秀楊子器姚謨等二十餘人讀書其中俾名儒錢源教之暇則親爲講解後多

登第爲名臣戊戌擢貴州道監察御史將行老幼悲泣送者不啻以萬計至驄馬橋擁輿令不能卽去脫其履懸之邑門及巡鹽兩淮商人多勢要一以公平正大處之無敢犯其令者巡茶陜右用法嚴明私販屏跡時吏部尚書尹旻子編脩龍所爲多不法抗章論之悉罷黜巡按山東舉賢能糾貪墨貞度肅僚大振風紀　治初首陳十四事朝廷咸採而行之已酉陞湖廣按察司副使錄囚湖南北多所平反施州苗白嘴鼻負固恃强奪宣慰之印十餘年官不能取將天官馬文升爲司馬檄令孜提兵討之孜聞命

甚喜妻病劇不治束裝即行及至詢諸父老得山川之形勢乃選漢土軍二萬親爲節度令四川之兵塞其南荆州之兵捍其西施州之兵扼其東自以精甲當其北苗所居之地名銀山嶺前憑大江後倚峭壁自來官兵從未至其地孜令諸軍薄暮蓐食銜枚疾趨昧爽直抵其巢賊不意我兵猝至皆驚擾四奔孜傳令曰吾所誅者白觜鼻一人耳無預若事諸苗聞之悉解甲投戈而降擒渠惡五十人餘置不問收其所奪印五顆捷報欽賜赤織金紵絲衣二襲鈔一千錠馬公文升覆奏曰陳孜不避艱險躬抵賊窠

平負固之苗獲久失之印竭忠爲國奮不顧身若以尋常
之賞酬功恐後勤事者解體於是繼加以四鈔亦倍焉且
勅吏部進階偪其繼母范氏卒卽解任歸服闋再任湖廣
副使　治己未進雲南按察使執法如山風行六詔巡撫
都御使陳金巡按謝朝宣連章薦其才大可用疏竟留中
壬戌當朝覲黔國公沐崑餽贐金三百兩弗受沐公贈詩
曰明如霽月懸銀漢淸似寒冰湛玉壺癸亥進陝西布政
使辭不行朝廷令山西撫臣催促赴任陝西撫臣移文敦
請不得已於甲子暮春始至任未幾進貴州左布政使及

致仕鄉居朝廷命有司待以優禮歲時存問嘗以天下宗
枝日繁而國家財用有限恐十年之後民不能支欲加裁
損庶民困少蘇又以宦官鎮守各省日糜廪餼而百端擾
人無益於事宜悉革去疏上朝廷不能用平生簡靜寡言
笑對妻子如賓客疾惡甚嚴不干權要居官三十餘年著
羔羊素絲之節曾祖敬祖俊俱隱德弗耀父福贈文林郎
監察御史五子大經等皆爲縣尹見與桑維翰等並祀鄉
祠

曹月川先生傳　霍州學正　翟鳳翥

先生諱端字正夫號月川本姓楊曲沃閻村人五世祖嗣以父命繼舅氏後因姓曹徙家垣曲葛伯寨曾王父仲和公再徙永寧父敬祖公徙澠池窟陀里母邵夢脩竹而生先生頴悟端莊二三歲坐必直身與羣兒立必拱手不妄戲謔飲食知孝讓祭掃知恭敬儼然有成人度父異之名曰端五歲解河洛陰陽之畫究風雨雷電雲霓之故九歲就里師讀孝經曰不如是不成人子讀忠經曰不如是不成人臣父問忠孝二道乎曰孝以事親忠以事君孝也可爲忠忠也即爲孝父又異之十五通四書五經博及羣書

弱冠補邑博弟子同邑陳公見之曰世有好學如是者乎以女妻之父爲建勤苦齋先生晨夕讀書其中冬不爐夏不扇不飲酒不茹茶心無外慕手不停披坐下兩磚皆穿尤喜讀辯惑編爲其明正道闢邪說粹然一出於正也著性理文集力辯釋老之非勸其父勿賽神勸彭鄭二先輩勿赴水陸會詆巫覡之誣折府吏鬼神之事請邑大夫毀四野淫祠百餘所惟存夏禹雷公二廟爲設里社壇諭鄉人祈報焉建文二年攝澠池儒學事部使者照刷文卷以前官違式下先生獄先生處之泰然未幾白一日家被盜

同舍廉得其人不問日以二絹訟官其人行止敗矣倡明道學日事著述一言一行皆有規矩一動一靜盡合準繩接人溫和不較短長不言貨利一以誠心與之輯家規編夜行燭以啓其父作詩勸兄弟同居立誡示子孫安分建宗祠置祭田以祀先世建義祠以祀外族邑大夫表其里曰端士里永樂戊子鄉舉第二人巳丑乙榜第一授霍州學正霍先之人師李白雲攝教事先生至仍延同講席不冠帶不見諸生有問據理荅之務躬行實踐四方學者日益多霍初艱於科自是每鄉舉有人多至五六人霍人饑

分俸濟貧生勸州太守發倉粟賑郡人賴之貧不能赴任者助之客死於道者瘞之門人母缺養者周之同僚歿母老子幼者資還之在霍九年母邵孺人卒於家訃聞明日遂行披髮跣足塊苫水飲途中見者感涕徒步抵家踊哭幾絶既而父敬祖公亦病卒殯葬一循家禮不用風水齋醮負土成邱廬墓三年有雀巢兎雉異來學者卽於墓側受之制未闋霍人詣闕上疏乞復任未報辛丑補蒲州其行已教人如霍生辰不受賀祝修學宮廨舍不辟太歲不計生旺同僚友遊梓潼祠僚友禮甚恭先生曰何謟也曰

斯文注曰梓潼王斯文孔子主何事嘗論配享曰曾點顏路伯魚父也坐兩廡顏淵曾參子思子也坐殿庭非禮也合於殿東另祠祀叔梁配點路諸公斯爲當理一生爲其繼母訟先生諭之曰閔損王祥皆善事繼母者繼母而不敬事視父爲何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繼母乎言訖淚下諸在側者皆泣其母子悔悟而歸諸生有欲作佛事葬其親者以道正之有欲從母進香解州關侯廟者以義責之霍人邢大使重修五嶽廟求先生文皆力闢止之太學生王儘母病貧不能醫爲延醫愈之人

門人卒者徃吊必再拜曰師生有答拜禮爲主其喪葬以儒禮西安知府郭晟問政曰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則吏不敢欺公則民不敢犯其公廉乎霍蒲學者服其教多毀淫祠佛像以從霍生高文質與同輩觀樂中途返曰何以見曹先生一樵者鬻薪於米中得金釵還其主或問辛苦得金何輕也曰曹夫子有道人也倡教吾郡可不知化乎洪熙改元仟蒲四年考績吏部蒲霍二州人上章爭留霍先上遂復補霍朝廷由是知先生名三命典陜西鄉試秉鑑至公稱得人薛文清公與先

生善先生築拙巢於霍庠文淸爲記而題以詩晉定王過霍延見之曰今幸識曹先生矣時先生疾王以巳藥贈之先生謝以詩王和之臬憲張公曰我編賢人錄以先生首贈詩有心地光如日襟懷蕩若春之句各上憲不以屬禮待多使其子弟受學建頒書閣以貯上所頒書籍卽令學者講習其中秦蜀齊魯燕趙之士從至數百人以文行科名顯者甚多在霍又九年於宣德甲寅六月卒於霍先是州大夫問疾曰大夫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諸生問疾曰賢輩遵所聞行所知巳而諸子曰我生平不喜佛老

惡其害道也爾曹以我葬考妣之禮葬我我無恨矣與陳
孺人合葬霍東郭外子琇璟廬於墓四方祭無虛日蒲坂
謝琚爲志銘洧川范守己爲年譜澠池蒲霍皆有祠正統
丙寅翰林黃諫捐貲歸葬澠池正德中大司馬彭幸菴致
書豫撫曰我朝一代理學斷自月川先生始請從祀孔子
廟庭陳建通紀曰月川學行如此楊方正理學錄遺之豈
徵其爲校官耶先生著四書詳說性理論存疑錄通書述
解西銘述解太極圖述解孝經解儒家宗統譜夜行燭諸
書自號伊洛後學薛瑄贊曰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

古距邪崇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

韓忠定公傳

喬宇

公諱文姓韓氏字貫道別號質菴山西洪洞人也其先世出相州宋魏公之裔也世祖永始避寇亂於洪洞因家焉母吉氏嘗夢紫衣人來告曰吾送文潞公與爾覺而生公父肅因以文命公名及長力於學領成化乙酉鄉薦登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初持節諭韓府行冊封禮有所饋遺悉不受總制陜西憲臣要功致引邊釁公率同官劾之前吏部尚書李公秉兵部尚書王公竑皆忠鯁以近倖讒

而不行相繼罷去上疏薦起爵傷激切憲廟怒幾不能免
旨勘理邊帥不法事由間道徃至則盡廉其狀上之各抵
法吏部屢薦爲都給事中竟阻於忌者以九年滿遷湖廣
右參議提督武當山兼撫流民時鎮守中貴縱虐奪民利
公至一剗奸弊嚴設禁制又節省浮費積有羨餘因易穀
萬餘石備賑饑饉改理司事分守襄南道平税理寃勘處
彝情聲譽日起轉左參議丁外艱終制以大臣會薦陞山
東左參政繼陞雲南左布政使公振舉頹廢疏滯雪枉善
政居多陞湖廣巡撫都御史贊理軍務貴州都督弗靖檄

諸道兵以平被勅獎諭武昌諸郡歉公上疏乞蠲租停稅民稍安轉移撫河南懷孟以北旱饑民多流徙令所司發銀分賑存活甚衆届春民方東作牛種無所於出公命官措而給之歲乃稔守備都指揮李端貪殘暴刻公按治之輩屬凜然陞戶部右侍郎佐尚書太原周公淸冗食革賫緣風裁益著內艱歸服闋改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冡宰缺公署篆且久採資望用人藻鑑精當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至則留務一新歲告荒米價踊貴死者相籍公咨戶曹以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度支難之公曰救荒

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第發某坐獲罪無憾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往時留都事多可否於內守備公一以至公裁處之上下咸服俄有旨拜戶部尚書屢辭不獲召見之日諭以鹽法積弊欲議處釐革以充邊餉遂陳七事一曰革開中引鹽之弊二曰革興販私鹽之弊三曰革賤賣官鹽之弊四曰革買補殘鹽之弊五曰革夾帶殘鹽之弊六曰革越境賣鹽之弊七曰革運司廢弛之弊論議明切孝廟嘉納之於是數十年宿垢積蠹搜剔殆盡未幾孝廟賓天婚喪大禮相繼屬西北邊警

告急命將出師經費不貲又更化之初賞賚繁夥公矢心經畫供應罔缺太監苗逵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奉命討賊坐擁重兵宿留邊徼公劾奏下詔切責道士謝應循者以齋醮盜取祭藏奏乞追究皆戚畹宦豎怙寵驕倖掠民田產竊占引鹽及乞討織造紛然雜出公悉奏裁抑擧正之然權幸叢集怨誹人皆慮公公不爲動明年武宗皇帝即位耕耤田幸太學公與九推分獻之列兩値吏部尚書缺員言官交荐廷臣會議皆首擧公竟不果用瑄之逆瑾侍青宮舊寵恣弄威福遂其兇惡納賄搆獄勢焰熏天

士大夫環視莫敢昌言以排者公曰禍機在此矣若是不言豈不危廟社乎遂糾率公卿臺諫合辭抗疏暴其罪惡數十事請寘之法以謝天下武皇始而覺悟旋爲所惑置之弗問瑾由是矯旨降公職級致仕又矯令落職閒住公子士聰昔任高唐知州士奇任刑部主事瑾皆令罷職瑾怒公猶未已復欲中傷爰措撫部曹遺失舊事械繫至京中詔獄考訊必置之死公與司馬東山劉公同在圄中倡和自若人服二公雅量理官狀上仍矯旨罰米一千石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次罰米二千餘石自是業產蕩

然兼稱貸以給公亦不以爲意始瑾之搆公也士林皆爲
公危之曁而有飛語言瑾罪惡欲陷韓某以必死人始諱
瑾聞而怒少釋越二載瑾伏誅詔還公職級旹兩京科道
交薦公才望氣節足勝大任遂菴楊公亦數薦之俱不報
比國是既定公論大明而公老且病不任仕矣公雖家居
然玉音綸章稠疊錫賚所以褒崇慰問之典蓋數十年來
所僅見宜海內莫不想慕其風采也公素清儉一布帛衣
至屢澣濯不易先配夫人張卒誓不再娶凡獨居者三十
年好汲引後進有休休樂善之量尤嗜吟咏多至千餘首

愛作楷行細書垂老未嘗倦於學至是以疾不起有司具
奏上爲輟朝一日優賜葬祭之禮先是禮部覆議僉謂公
忠清亶亮終始一節有甯武子之風疏聞賜諡曰忠定噫
若公可謂完名盛福生榮死哀者矣子三曰士聽士奇士
賢皆以科第承其家世士奇爲參政才猷行業方嚮用於
時宇恒記公與少保先君爲同鄉交至厚宇自童子時親
承訓誨語暨長又爲公屬吏感公知愛獨深士奇以傳請
義曷可辭論曰在昔治朝必有宏碩端亮之臣蹇亶不阿
屹如山嶽中外倚以爲重求之一代不數人焉可不謂難

哉觀公居鄉行履恂恂惟恐惡聲入於耳及其躬釐仕途風節峻介聞善必行遇義乃發雖賁育不可禦信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也方璫幸用時欲陷縉紳以不測之禍一時侃侃敢言之士咸縮秘弗暇為計而公獨忠憤自許為宗社鋤誅奸佞功雖不克成誠可謂偉然大丈夫矣既蹈患難之死靡悔君子謂古之遺直維公有焉

國朝

衛侍郎傳

梁清標

公諱周允字郃孫一字斯盛世為曲沃縣人衛之先在宋

有諱熙者居邑北有塚一區遂為始祖後族姓寖蕃傳至
鸞舉明經鸞生卿卿生犖以明經官鞏昌府訓導犖生根
陽亦以明經由訓導為義寧王府教授號清泉鄉里從受
尚書人稱清泉先生清泉生臨山公嘉孚則公之父也臨
山公客死江右公未十歲家徒壁立有豪者謂是兒孤弱
詎能成立母許氏深痛之矢志撫孤篝燈紡績課讀絡緯
聲與書聲相間公漸長從表兄郝唐甫受業聰穎異常兒
唐甫稱為偉器母亦曰吾固知兒之亢吾宗也人或目笑
之無何公果以郡錄第一為諸生益自鐮礪每讀書聲淚

逬發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出項水心先生之門向之目笑者至是乃媿服起家金華府推官明敏仁恕多所平反理寃疏滯案無留牘豪强咸爲斂手婺號理學文物之鄉公餘輒進郡中文士立社講藝一時人文愈益彬彬矣丙子鄉闈分校得人爲盛余師餘姚邵時成先生出公門巳卯應楚闈聘所收亦多知名士會紹興推官缺臺使者檄公往攝事婺人擁署攀留以士塞門罷市二日不聽輿出因不果行遂膺特薦先是許孽搆亂撫按委公監紀輒躬履行間深入賊穴事平褒叙壬午遷授四川道監察御

史知無不言前後疏數十上所論列多報可中間彈大寮五人督撫五人風裁大著及遣巡關遍歷三協寧錦諸隘臨料劾大帥以及儒弁無所穌避因再劾當軸者左遷西安府知事會

興朝定鼎訪求遺逸命公巡按畿南當鼎革初萑苻所在多有人心恇擾公以敦大安輯爲務察民所疾苦櫛垢爬癢與之休息境內晏然時四方始定有司需人令長率期年輒遷去公以親民之官宜久任疏奏朝議題之差滿掌河南道事旋升大理寺寺丞遷少卿丁母憂歸里服除補

原官
世祖章皇帝召見詢籍貫科分歷任衙門父母兄弟甚悉又扈
從南苑閱武　賜宴即擢工部左侍郎尋調兵部右侍郎
轉左侍郎時逃人之令方嚴展轉株連公極言其弊下所
司議公數邀　宸眷方駸駸嚮用會有逃人案堂司俱得
罪公亦竟鐫秩去官遂移病歸構園亭於城隅蒔花種竹
爲終老計流連詩酒絕口不問户外事無復當世之志矣
公素康彊健飯間發痰症而好客愛士不輟杯酌順治十
七年八月廿八日卒于家享年五十五家無長物里人罔

不咨嗟出涕者蓋公生平端醇凝重而飲人以和坦易無城府不事生產服官數十年澹泊自甘歸田後葺舊屋居之守薄田數十畝戒殺禽魚澣衣糲食而已居恒肅衣冠正襟危坐臨池散帙而外無他嗜好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余於公有淵源之誼長公台掞寓書函狀屬爲作傳余雖不文謹志其大畧歷國史有徵焉贊曰當公之按畿南也余方讀禮家居公每小暇輒過余笑談移晷亹亹不倦余屬公門下士顧畧分忘年似以余爲可言者距今幾四十年佩服不忘公宣聲聞天下而接引後進如坐春風類

若此其立朝居鄉剛不吐柔不茹可以想見矣公之弟文清公清節表著與余同官銓署以道義相切劘終始無閒復如公之愛余太和元氣其在公家庭昆仲間也哉

明上蔡知縣許來茀傳　　仇之遠

先生世晉之曲沃人字　而號來茀所爲明之上蔡知縣許永禧者也唉先生孝友篤摯而性倜儻多權畧顧尚氣而使酒瓌岸閎奇望之稟稟然其在萬　時爲諸生天下無事邑人士習爲豪舉恣黨附以戾宿自標謂其中不可無先生先生唉曰我自有事非而輩所知雖然以此一

來而而輩有事得我不與焉足矣間授徒邑之南莊日與諸貴公子處杯酒談咲一言不合輙瞋目推案起踏其座具盡糜碎罵曰仵奴乃以乃公爲仰人鼻息者耶以予視爾輩如蠛蠓諸公子長跽謝過乃解而先生亦竟去其氣决如此戊午薦於鄉數上公車不第因謁銓得河南汝寧之上蔡時則明之丁戊間也後不五六年流賊亡明如潰決而是時方藴毒於河南雲擾波沸幾無蔡可治矣先生旣之蔡受代則空册數帙先生曰受天子命來治蔡我不治蔡誰當治者卽以厥明行踏郊野則全殍之餘於食者

殘骸之餘於兵者斷垣空井之餘於瓦礫荒榛宿莽之餘於墣潦蝨虎者自草荒原天風旻旻然先生周視嘆息曰不是之治吾何以治蔡乎卽以其狀達諸司院道上書天子畧曰上蔡汝陽重地其民國家休養二百餘年之民不幸而三載七災洊加十家八姓告絕疾痛不呼卽父母亦不知其子之病也自八年來流寇蹂躪而人畜淪胥官軍征勦而玉石不分處處焚燒在在屠戮重以旱魃肆虐洚水橫流蝗蝻蓁生疫癘盛作斛米萬錢民以草子樹皮度日甚而父死子食夫亡婦饁食畢俱死間有存者鳩面鵠

形其氣奄然嗟嗟何代無兵戈何地無盜賊何歲無災沴從未有兵寇死饑死於疵沴如蔡民之甚者也近雖奉有兵荒州縣准俟秋成催徵明旨而殘蔡貧耒無人力田無具無秋可俟無科可催臣竊思之與其逋而爲不了之局毋寧蠲而沛無涯之澤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撫此孑遺酸骨寒心若猶以徵比爲事鞭扑日加不啻無益或且致損恐正供之獲無多而兵餉之費更甚臣固爲民實以爲國也書奏天子動色爲蠲積逋條邊銀七萬七千四百奇於時賦繁征急而忽聞德音歸蔡者如鶩先生曰我有蔡

可治矣復以所見兵火荒沴狀繪爲圖册上上司額賑上司多以錢以穀輸諸蔡爲賑貸復疏奏其圖天子天子報聞焉而蔡人之甦也十九調停補救勸分償兒既以濟啬而兵餉亦取足焉以蔡所夙苦馬政協餉諸不便於民者力與上司相辯駁皆得請其所省雜徭以萬計蔡人忘亡士氣礦尊之在陳項確遂鄢西商葉間者聞來軼境先生團練義勇成一旅身親督厲設伏出奇擒其渠鄭桂邱二毛盛二張五平郭三海侯馭民葛化等斬之而以恩信開諭餘黨賊皆懾伏不窺蔡諸院道交章薦其才宜文武用

天子嘉焉錫之誥勅以多乃績於是墾土興學以次修舉入閭巷而聽之而絃誦之聲作焉先生家蔡人而蔡人父母先生蓋先生治蔡者六年而蔡以大治矣乃無何而曹闖復入汝當是時天下土崩勢成寇氣熾不可遏摧陷河雒震掽歸許不浹旬而陷名城者七十餘取州縣如探物然者是其去明亡也不二年乃以崇 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破蔡而先生死先是賊逼汝司理官 王世宗與諸令約死封疆先生許焉召畫史爲圖像題其 上曰無能安鳩雁於桐野無能臧萑苻於著城生旣瘝官 苟祿死何須畫

影圖形雖子孫痛報本之末由思世世血食之未免留世世不忠不孝之名題已褁之兩具以授子晉曰但持歸許來茀自在也晉京戀不肯去先生諭以大義呵遣之晉欷歔俛伏先生怒曳起之掖而捽之門外叉手闔門入嗟乎賢者固不可測今以先生之死爲至矣而其自道正有臣事未能之戚然則死不足爲先生難也今人謂先生爲忠臣先生在九原其以此舉自滿者也耶蔡有畸人曰秦鏑風孤門峻礩獨心儀先生知時事之不可爲而若人之將以身殉之也款之以書曰天厯中原降斯羣醜吸[illegible][illegible]

潰都邑未巳也今且播虐宋墟肆荼潁水汝蔡一帶殆之殆矣致壓我明公隱憂戰旣不能守又未可日與邑父老子弟慟哭言別誓致此身以報君父賈大樹云桐棺巳具摹像巳成雪夜揮燈眞不知其涕之何從也大義孤忠照天耀日事小定敢不礱片石記之如鎬畲家百口半處邨山半棲荒野身携二小孫寄此危城貴賤尊卑各持異議萬無生理垂老一軀不知塡在何所闡幽恤孤亦望明公在念惟宗與鎬愛先生以德惟先生不媿先生之言迄今書贊龔藏家廟爲許氏弓玉間一出篋其龍鸞日星之氣

使見而讀者敬愛徬徨太息泣下至於慟哭噫吁嘻古之遺烈惇薄立懦興起百世之下其此志也其僕盛竟能全縣印歸官護先生櫬歸里余聞之蔡人張沐曰方賊之過汝也蔡脣齒地皆報壞先生治城隍實廩庾謹邏誓衆以孤城抗賊賊五來五不得志創巨恚深語其上人曰若善守明以大勢至盪此地爲血池矣賊去而蔡人大懼洶洶然或說先生以徒死一城生靈無益者先生默然迨夜而蔡人空城出詰朝雞犬無留者一門生巳出城行數里忽念先生復隻身提絜入迨衙宇闃無人焉入至廨有皂隸

伏門下其人則又先生所素賊惡者[illegible][illegible]門生曰爲詛曰來視而公息隸手指之門生趨至堂盤則先生盛服瞋目坐案秉兩燭其利劍其間門生拜起立覷先生全身去先生不答門生沸淚再拜起復理前說先生嗤終不答門生掩而慟哭曰棄先生去矣先生乃大聲曰去門生復取挈倉卒而出而賊已有至者矣先生則仗劍自裁血披襟而持劍坐如故賊[illegible]殮之乃知其不生也相與咋舌戒毋犯或有拜者唉此先生詳確死狀也或曰先生蓋不死皂隸曰公之死我親見之而何以云生嗟乎先生之死與生彼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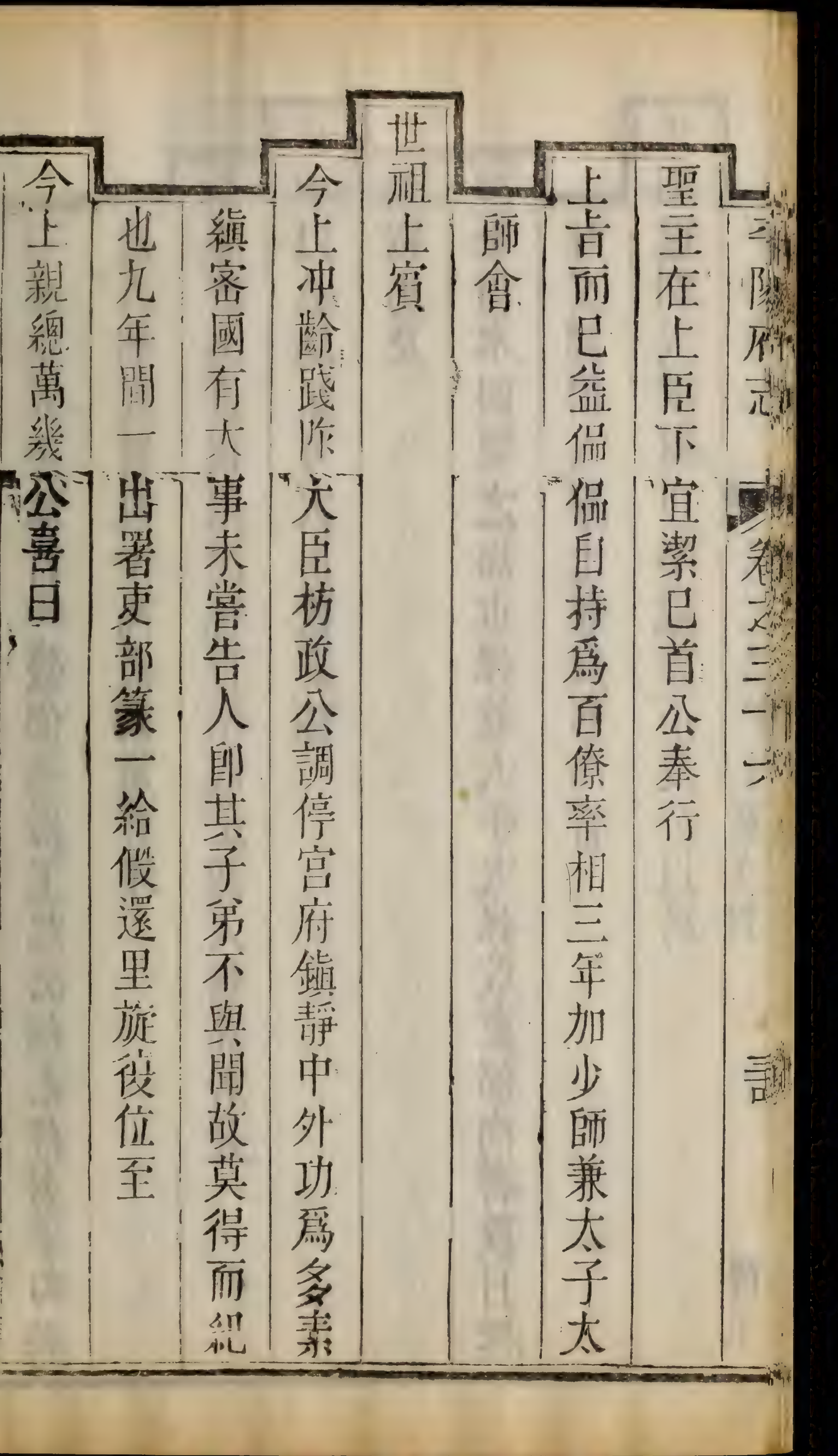
隷者何知哉

少師衛文清公傳　　葉方藹

公諱周祚字闇石姓衛氏山西之曲沃人也少爲諸生有聲崇禎丙子舉本省鄉試第一登進士除永平府推官歷戶部主事員外郎中見時政亂棄官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求人材可大用者廷臣薦公即家起故官調吏部考功司郎中改文選擢太僕寺少卿累遷刑吏二部左右侍郎工部尚書公居官絜廉自刻苦與人交煦煦可親近遇事可否屹然如山莫能奪主文選鍵戶深居請

絕請託有齕之者假他事蜚語中之公不顧也在工部馭
下嚴吏人不敢名一錢值三殿工起公細心經畫手勾稽
出入省冗費數十萬畿南歲荒奉
命賑濟公晝夜巡歷親自俵散全活人無算於是
世祖以公爲果可大用數褒諭
賜鞍馬及
御筆山水圖寵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數日遂
拜文淵閣大學士兼刑部尚書
世祖聰明天縱羣臣奉職如不及公以爲



聖主在上臣下宜絜己首公奉行

上旨而已益偘偘自持爲百僚率相三年加少師兼太子太

師會

世祖上賓

今上冲齡踐阼大臣枋政公調停宮府鎭靜中外功爲多素

縝密國有大事未嘗告人卽其子弟不與聞故莫得而紀

也九年間一出署吏部篆一給假還里旋復位至

今上親總萬幾公喜曰

上神彩符

先帝老臣屬疾可乞骸骨矣抗章求去固請如[illegible]

上眷念舊臣

下詔徵入自輔公馳至京

陛見條上便宜數事悉嘉納先是公居家夙疾方瘳感

上非常恩強一起至是疾復作

上遣官省眎太醫治湯藥公曰綸扉何地其可卧而治耶復

固請

上姑慰留繼知不可强乃許歸寵數視前有加又踰年疾遂

雋口占遺疏授家人惓惓以
君恩未報無一語及私事蓋自公去位而西南多事上下旰
食議者皆歎公獨先去而又悲其溘焉遽逝老謀石畫不
得盡抒於時而大用之猶未竟也訃聞
上震悼
勅有司祭塟如禮易名文清公官四十年爲相近二十年貧
無餘財官京師聽事前湫隘不能旋馬君鄉舊宅一區僅
蔽風雨瘠田數十畝每輸賦時邑令按册及之未嘗不太
息歿後啓其篋惟

賜幣數端而已天性孝友與兄侍郎公周旋相篤愛侍郎公
先逝撫其孤台揆若子居常會食必呼與己子同侍左右
推己廕與台揆今官兵部員外郎云或問方藹曰公起官
郎官躋卿貳名績多可紀及爲相雍容坐鎮議論措施不
少槩見何歟方藹曰吁是何子說之固也夫大臣者造辟
而言詭辭而出有嘉謀嘉猷則入告吾后乃順之於外曰
斯謀斯猷惟吾后之德斯大臣之用心也其可與効一官
矢一職沾沾以功名自喜者同日語耶且今天下何病哉
在士大夫廉耻日偷止知爲一身計而未常少顧國家之

恤非居尊位者力矯其弊而毅然身爲之倡吾未見其底也公砥節奉公致身宰輔貲産不踰素士可不謂廉乎遭逢

兩聖不啻魚水之契屬時無事數引疾避位獨以難進易退之節風 天下其行已之耻又何如哉在易漸之上九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夫上九居無位之地其高行世猶仰之公爲 國元臣躬自刻修於上庶幾人人見公所爲感慕興起回志而易嚮風俗人心其有瘳乎功孰大於是或無以應公巳亥辛丑兩主春官試方薦公所取也[illegible]

公最深屬公子台瑞請旣爲公傳并書與或人語於後知
我者其不以爲阿私所好也夫

劉氏小件傳　　衞台揆

劉氏者曲沃營裒村人也名小件適趙城縣喬國恩喬流
寓沃之楊栁村遂爲縣人也喬故貧窶行牧且蕘或爲人
雜傭保作劉與之同勤苦奉姑舅及七八歲小姑女啖虀
食覊無猜怨以樂朝夕鄙人皆賢之一日夫與姑舅俱爲
人傭賃小姑亦從鄰女嬉戲忽有某者伺劉獨處輒潛入
圖污劉喊而宄者懼劉齧其指而宄者益怒遂持剪刀刺

頸斜穿斷喉比小姑歸家啓扉扉堅不可啓見有人正蒲伏墻頭來出者亟呼郡人啓扉入則劉已血肉淋漓橫僵在地矣郡人皇錯或謂列實報牒便或又以爲未便村人皇錯愈甚有某者持之曰若列實必使滋蔓蔓難已也孰與隱喬以利使自爲餙則事有歸而閭井不擾爲便實多衆大善之遂詒喬以琴瑟不調劉自殺報牒繼而村人役恐懼游移以爲事露未便再列實公舉而持讞者仍執前所報餙牒讞央終莫能辨劉死事者南村子曰太史公有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若劉氏之死可謂骨朽餘香血化爲碧豈不重於泰山耶
余悲夫皎皎之節湮滅不稱而竟寂寞於悲風淒雨荒煙
蔓草間此何故也予不能無深感焉因嘆世之具鬚眉號
丈夫者一有小善輒沾沾自喜視世之人皆齷齪不足與
語及當小利害則搖尾乞憐喔咿嚅唲如脂如韋之態畢
達以求苟免者比之劉氏持貞剛之志保潔白之行雖患
難亦不肯屈身受辱者爲何如也聞是風者亦可少媿矣
劉氏之死予久欲傳其事讀賈樵嵐先生撰狀得悉其曲
折敢附小傳併白之嗚呼劉氏不死矣又嘗讀靖節詩天

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以爲二語誠然及觀劉氏死事後有水赤天旱風捲拔纜之異又爽然失之不能不疑天道鬼神之有在也靖節斯言豈憤懣爲謬乎

成赤公先生傳　　　王恭先

成德字元修號赤公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滋陽知縣德爲姚宮詹希孟所取士又善文閣學震孟首揆溫體仁素嫉文姚因不快德崇禎八年正月十五日流賊犯鳳陽焚皇陵享殿河按金光宸總河劉榮嗣俱有急奏上疑淮撫報不至淮撫者楚人楊一鵬病且眊

閹臣王應熊以主司故常優假之引疾不許而廵按吳振
纓者體仁之同里姻家也越三日疏始聞德乃發憤上書
有天變可畏祖陵可涕直指奸輔誤國之罪並陳中外交
結之端仰祈聖鑒一疏畧謂奸輔之私人遍天下故盜賊
亦遍天下災異復遍天下自乙丑有結逆璫者天報之以
王恭廠之雷甲戌有翻逆案者天應之以盔甲廠之火靜
聽數月無有動杞人之憂而墮賈生之淚者鳳陽之祖陵
隨見告矣臣不覺泣下沾衣曰此廵鳳陽者何輔臣之姻
婭此撫鳳陽者何輔臣之座師溫體仁王應熊尚敢漫天

說謊以欺我皇上耶疏入體仁深恨時兗守王國賓以派
餉屬邑有所私德與之力爭守亦恨焉會廵按御史禹好
善者守之同鄉又溫之私人遂承風誣劾得旨逮問德益
抗疏力詆體仁廷杖三十下獄坐贓謫戍陝西莊浪衛德
之戍陝西也過樊橋驛訪故友荊爾楨申悲道舊盤桓數
日而行明年丁丑正月自戍回欲僑居臨晉爾楨爲館於
所親楊應昌家楊故豪俠聞德名禮益恭妻子奔走供設
如司馬德操之降龐德公家又命其子姪宏度執贄受業
卒爲高足弟子德在臨晉著書講學倡明忠孝廉節一時

人士遊其門者比于元禮之登龍焉閱七年遇赦還起補如皐縣令未任郎途拜兵部武庫司主事尋陞武庫司郎中德見年來封疆多變人皆隱忍苟活感憤于中有養節義明廉耻一疏謂宋臣張栻言仗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在朝廷之上有以養之而已又曰今者廉耻道喪由於賞罰不明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媚賊者服狗彘之衣冠而恬不知愧也言甚激切上爲之動容闖賊犯闕貽書宮諭馬世奇曰老母舍妹俱在此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爲告弟志在爲其難懼變起倉卒無

以自明故復以此相商也及聞懷宗晏駕徃東華門外茶棚下號慟觸堦幾死歸寓自盡母張氏及一妹一妾皆縊死南京贈大理寺卿謚忠毅母張氏贈淑人王恭先曰臣子之于君父非可以報施言也然而知此義者鮮矣若德之宣節正氣而受杖荷戈身垂死而家喪亡久乃得補郎署國家之于德亦已微矣卒乃臨難捐軀盡室隕命嗚呼難哉

邢讓傳

湯斌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

院檢討景泰元年也先遣使同李實來請和且言將奉上
皇還京羣臣請遣實復往帝難之及遣使竟不及迎復事
羣臣交章請帝命侯楊善回再議讓上言近者羣臣請迎
復上皇封章數上陛下不許豈不以也先變詐不足信歟
如以爲不足信則前此已不必講和矣我之所以和者爲
上皇也不迎上皇而與之和將安圖乎夫天下之事成敗
勢也君子於事不必其皆成惟爲所當爲而已上皇之於
陛下君也兄也迎復之事所當爲也于此不圖臣恐竊中
賊計彼將假大義以爲入寇之端臣未知孰爲曲直也如

從羣臣之請則上皇之回否雖未可必而陛下篤君親之義昭然于天下矣臣又聞兵家以曲直爲壯老我迎而彼不許則曲在彼矣由是而興問罪之師不亦善乎疏入得優旨當時服其忠鯁丁父憂起復進修撰成化二年遷國子監祭酒創立勅諭學規諸碑修國子監通志課諸生誦小學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人以是稱之五年遷禮部右侍郎七年下詔獄先是國子監例有師生會饌錢相沿日久讓取以新學舍暨碑刻諸費不籍記又不交移有司遂爲典簿王允所私陳鑑代讓亦不察核至是給事中鄭一

等言之掌助教事檢討葉時傻許名下刑部請逮讓鑑置
對不許言官交章論劾遂逮讓鑑及司業張業坐監守自
盜論死讓獄中上書言與學士萬安李泰素有隙故倡此
而邱　承風奏劾且宣言怖刑部使傳致臣帝命會官雜
治國子生盧楷楊守阯等奮曰邢公振勵學校不私一錢
今被誣吾儕義不可不救於是生徒百餘人詣闕請代下
法司議得免死贖爲民九年卒年四十五讓剛直負才氣
敏于文藝然狹中有所輕重人輒形辭色銳意師道而忌
者輒之卒得禍楷東陽人舉鄉試第一能文章早卒守阯

後宫至布政使

文

唐

諭晉隰慈州檄文

馬燧

興元元年八月某日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北平郡王燧檄告晉州要君廷珍隰州毛君朝敭慈州鄭君杭及將士吏等蓋聞率土莫非臣盡念在三之訓明王伐不敬有嚴討二之刑義士不求生以害仁智者能轉禍而爲福其畢葉咎咸與維新國家幾葉繼明億年凝命天保以上采薇以下內撫外從濮鉛以北祝栗以南德洋風普神

旌遽列宴窳咸誅堯治時雍猶有青邱之梗舜仁天幬未誅丹浦之凶李懷光奮渤海之俘援藩律之節始謂徂詐之作使不虞鷹犬之易颺犇命醴泉粗展勤王之績請朝行闕輒褒犯上之謀猶念前勲屢縻好爵張萌芽於霜雹悖木水之本原升鷙之謀肆行梟獍之使弗返奪二軍而㦸良將剽三老而剪近畿豕心莫悛鴞音不革巳復漢京之日月載揚周旅之霆雷幕府承命齊壇建牙列鎮正正之旗堂堂之陳莫我敢承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有征無戰陣侍中率同陝之士韓僕射統邠寧之師唐節度虎視鄜

坊驍將軍熊踦鎭國風雲助氣草木爲兵詔參伐以請氣
命招旌而繕怒不竢前茅之過坐成獨栁之誅惟爾三州
之士夫夙被累朝之德澤嶠從虞仲適受逆汗遵事隗囂
豈爲賊守鼎魚假息穴兎阽危犯大義者衆必擕作不善
者神弗赦歷數古今所記未聞叛逆獲全惟岳阻兵汔膏
齊斧朱泚竊號亦梟槀街矧玆狄孥敢干天罰犬馬猶有
主覆載不容鱷鯢取以封詹從罔治聖上禹湯罪已文武
行仁凡鳴狐假王之妖首鼠觀釁之將莫不匿瑕宥戾礫
垢滌汚雖三子猶存蓬艾之間豈太陽不回葵藿之照尚

式王命共惟帝臣勿相依於轆車以俱焚於玉石倘能洗心效順解甲來歸勦戲闕東疏封帶礪融全河布紀烈旂常若迷復怙終猶豫不斷蹈干顯戮謚爲至愚豈惟敷虐多方亦將遺臭千載請擇二者永肩一心者定爾功復見弓槖而戈戢式化厥訓庶幾世變以風移檄到如章書不盡意

宋

玉兎寺古碑遺文　　王安石

蓋聞壘土成臺尚獲九逵之路聚沙爲塔猶登陞地之功

所以樹立祇園開張淨土棲集四禪之衆闡揚二教之宗晉州神山玉兎寺者本玉兎觀也地勢平而千村繞梵音響而萬籟寂東望太行宛延羊腸之衢南瞻天聖依稀龍角之山始爲墟落揭旋作煙霞地雖非鍊丹之井實爲放鶴之林大唐高祖初起晉州受命符籙有中使韓兆者因持瑞節出使參墟北韓繞越於姑山驅牡漸歸於汾水忽有白兎起於馬前月宮散彩房宿生輝爰爰之步徐自瑶室而來趯趯之姿不異守株而止感穹靈貺必效殊祥即命其徒四面圍逼茫茫禹跡徒追東郭之林膴膴周原突

入中山之穴叫噪之下不知所之使隨還於大鹵卽面奏於當陽高祖以系屬仙源心存道教方啟卜年之祚正膺受命之符乃命致祭厥所遲靑崇祀方陳掃地之儀潔白騰姿又見環山之影旣此雜沓復行奏聞四月五日有命自天俾於所見之地建立道觀一所卽以白兎爲號靑牛道士尋耕種玉之田紫鳳眞人旋駐驂鸞之駕高宗麟德二年四月八日其兎復見本道以聞上又遣中使致祭仍以白兎爲觀則天萬歲二年正月八日其兎又見凌空而行往來四隅不出觀所或騰或躍寧慮鞲上之鷹自西自

東豈避雲中之犬平陽太守杜承衍亟聞其異親往觀之
旣非謬傳即具表奏時則天肇膺寶命初席蘿圖務安四
海之心不暱一方之瑞即命中使王文泰躬至是郡令以
網羅致之文泰奉敕躬來與郡守致祭其兎又見行跡如
初於是大設罝罘廣張人衆斯兎旣遭角逐旋即東奔我
徒追之不踺而逸暨至神山縣西南隅墟落之地瞥焉罔
從文泰等疑其隱在地中遽命畚鍤掘深丈餘天意人心
果若符會即於其下獲玉石兎一軀光如皎雪瑩若壺氷
分明蹲窟之形隱約克庖之象文泰等即時具表獻之於

朝則天以事出非常目爲奇瑞即命建玉兎觀於神山縣
獲兎之地仍度道士三百餘人俾之洒掃焚修萬歲通天
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天清無雲四野凝晖斯觀之上忽有
羅漢見身毳衲披躬節杖在手堂堂法相疑從十六座內
分來穆穆睟容訝自五百尊中化出乃語道士蔡仙靈曰
此非置觀之所柰過去世人壽二萬歲時有佛號迦葉當
此之時此地乃白兎寺也吾於此時爲是寺之主由勤進
道得証阿羅漢身汝等亦用前縁得居此地速改觀爲寺
捐俗出家倘能共轉於法輪必得超登於彼岸蔡仙靈等

並闡聖語深悟前因咸辭金闕於鰲頭共禮玉毫於鷲嶺
煌煌羽服朝稱綠髮仙翁楚楚緇衣暮羨赤髭衲子聖者
又語仙靈等曰今平陽太守杜公即過去之時修白兎寺
之施主也以崇二梵之果故得世爲公侯仙靈等旣受聖
言即告於杜杜公雖然驚其所述亦未謂之必然乃與仙
靈等同詣珍祠共伸請禱俄而聖者復見威容儼然告諭
之言一如向述杜公知三乘之非謬念佛力之有緣聖一
元年正月十五日始下詔書改觀爲寺仍許仙靈等並祛
冠帔悉度爲僧并賜絹千疋錢一百萬仍勅京都大禪師

仁暎住持此寺劄本縣二稅給其所用其後剃度數逾五
百長安三年宮車晏駕本寺供給於茲始停自則天聖
元年至我朝代數推傳三百載矣然而碑碣未立紀述無
聞天聖八年寺僧東京右街講論大德志應以事跡彰明
存於藏教欲鋪陳於美實須煥發於好詞以安石隸跡儒
林棲心法苑述作之內輩流所推將刻他山俾之秉筆披
文相質尚有愧於陸機比事屬辭豈無慚於江氏牢讓弗
獲因爲銘曰佛滅度後法付何人藏教有言傳鉢大臣姑
山之前汾水之濱塔廟相望輝光日新屬邑神山水深土

厚龍角當前羊腸在後梵刹之內玉兎環走奇瑞殊祥千
秋不朽厥兎之見彼汾之西爰爰雪皎趯趯霜迷中山可
驗東郭斯齊使者中路茲焉盛兮大唐之季武德麟德二
帝垂衣九圍述職珍禽奇獸殊方異域史不勝書萃於化
國惟帝有命仙祠洞開依依紫府歷歷丹臺王桃旋檀董
杏尋栽雲鶴驟至松喬亦來萬歲同天年當武后聖者斯
見雲中舉手迦葉之遺此非觀有願改珍林備從靈鷲聖
初年有命自天爰回玉洞俾作金田星冠盡掛月帔咸
捐鐘梵既作招提宛然赫赫紺園給載三百實録如左豊

碑未立粵有茲蕩志行堅密願刻他山永揚貞實天聖八
年歲次庚午五月十六日

唐

祭霍山文　張說

長安二年月日皇帝使并州道行軍副大總管尹元凱等
敬薦酒脯時菓昭告霍山之靈皇帝天覆萬物各遂其性
禮乎羣神罔不咸秩獨彼凶虜默啜悖天虐人窺邊猾夏
畧無寧歲皇帝哀此黎獻勤於征役憫彼夷落毒於昏暴
嘗欲誅其魁首安是番畝寇虐盈稔神人同棄今自送死

并朔近警山陵命將出師龔行天罰惟神炳靈參野作鎮冀方歆是正肩贊揚威武俾胡馬化爲沙蟲士師衆於草木獻捷之日昭報神休

祭師曠廟文

袁皓

吟篁怨桐天其聲乎鏘石鏗金天其文乎擊革鳴絲天其暢乎匏土之韻天其和乎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鬱鬱先生旣生斯音在律嗚呼先生之耳時可求也先生之心不可得也大哉樂乎先生之無神乎愚圖妊而不可攄先生之有神乎愚堅誠而乞其圖先生之耳有神

乎化爲天下之耳先生之心有神乎化爲天下之心古者可以舒於今然後家家知舜琴

宋

祭堯祠文　鮮于侁

車轔轔兮廟壖戢欸欸兮祠下竽琴兮並奏㴱時脩兮虞祠事瑶華爲饌兮沆瀣爲鼎象籩玉豆兮金罍煌煌海珍對蔟兮雜錯兩鼓鞺神之來兮風雨蕭蕭前驅於畢兮上有招搖羽林爲衛兮虹霓爲旗鳳凰左右兮獲伏騶麟神之降兮念輿靈欣欣兮所璽德難名兮獲情千萬年之不

志

明

太祖祭告中鎮文 洪武三年

屹立霍州作鎮中央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先帝王察地利以安生民故祝之曰霍山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

再三畏不敢敎蓋神與穹壤同始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
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
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中鎭霍山名其名依時祀
神惟神鑒知

祭媧皇氏文 洪武四年

惟神功施於時德被後世仰瞻陵寢必當愼祀朕有天下
首勅所司凡有古先帝王陵寢常加修理以附近人戶看
守當年祭祀已著成式尚慮追崇禮有未至故於二一年秋
祭特致其嚴神其鑒知

成祖祭中鎮霍山文

昔者奸臣搆禍暑害諸王以及於予予不得巳以自救賴
皇天眷祐嶽鎮海瀆效靈獲定內難遂安宗社自即位以
來休養黎庶普天率土均視同仁今安南賊人黎季犛及
子黎蒼驕盈兇悖屢犯邊疆首侵思明府祿州等處地方
予爲寬容不肯與師問罪但遣使取索黎賊巧詞支吾所
還之地多非其舊還地之後復據西平州逼脅命吏又侵
寧遠州地方占管人民殺擄男女邊境之人數年之內罹
其荼毒豈可勝言况安南之人受其禍害不遺一家占城

之地被其刼掠已踰數歲數遣人告諭冀改過罔有悛心益驕益盛予為天下之主恭承天命安忍坐視民患而不之救今特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實出予之所不得已心在救民豈敢用兵尚念兵士遠行離其父母妻子山川險阻嵐瘴鬱蒸跋涉勞勤易於致疾予惟念此深用不寧萬冀神靈鑒予誠悃聞於上帝賜以鴻庥潛消瘴癘大振兵威早滅渠魁永安遐壤今年七月十六日兵行特遣人致香幣牲醴先詣神所謹告

景帝遣祭帝堯文

皇帝謹遣太常寺寺丞李希安致祭於帝陶唐氏曰茲者山西民困極矣加以久旱穀用無成民生罔賴此誠予之不德所召惟神至仁獨不動憫念乎況素以庇民得祠者尤當不可緩也尚望廣布霖雨大作豐年非獨予免夙夜憂惶神亦可隆始終惠譽特攄虔懇專俟感孚謹告

祭韓忠定公文　　楊一清

公生西土逘衆之資邁跡甲科給事廷墀論議克於瑣闥惠政洽乎藩維民戴之如父母士信之如蓍龜霜臺招撫鎮之績金部守晝一之規正色立朝不矯不隨如麟鳳之

能祥而虎豹之爲威豺狼當路折箠以笞彼嗥而前奮臂當之傷而罔害神明護持大姦伏法公起則宜薦剡雖勤召用尚稽意者天念公老不欲煩之以政而公之心亦欲斂其餘者以爲子孫之貽也今皇御極壽考不遺存問有敕驛使將之穹階厚廪尊之養之公於是時如玉韞於山而草木爲之華滋胡天弗祚哲人倏萎八十六齡在他人爲已足而人之悼公謂未滿於期顧帝曰惜哉喪我壽者贈以三公卹典厚施忠定易名近歲所稀有子而賢早奮厥奇位已參於藩伯其所建立尚未可涯子姓詵詵玉樹

蘭枝天之報公庶幾在斯彼大官厚祿或泯焉而腐澌較之公不啻尺寸之差而已兮德不似夙被公知神交心醉蓋五十年於茲老起督戎於關之西遣使問公少慰我私手書答我系之以詩兮未及復而公之訃已達於京師矣嗚呼太行巖巖汾水瀰瀰瞻望弗及悠悠我思瓣香束帛重之以辭老成凋謝斯世之悲

祭韓忠定公文　　費宏

惟公鍾兩間之正氣擅一代之精忠才識敏達器度恢宏不矯以為異不翕以為同在諫垣則言論不阿而常存大

體歷方岳則旬宣罔倦而茂著勳庸臺省迭進望實加隆乃掌國計獨念民窮屬世道之多變而權倖之內訌方逞奸而扇亂且剿虐而哀凶遂抗章而伏闕敢首犯其危鋒雖卒陷於禍阱并疢無愧於蒼穹逮聖明之繼統乃鑒燭其丹衷恩重沾[illegible]於黃髮秩超進乎青宮胡爲乎天不遺於一老訃忽聞於九重褒䘏之典旣優旣備易名之諡以定以忠公可謂德[illegible]修諸己而獲報之豐

賦

漢

冀州賦　班彪

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州而觀風亦哲人之所娛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嶽而高遊建封壇於岱宗瘞元玉於此邱徧五嶽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

唐

河出榮光賦　呂溫　郡人

麗乎天者曰漢紀乎地者惟河居上善以利物順朝宗而

致和時否則爲災而獨昏墊運至則呈瑞以叶謳歌豈徒刻四瀆以居貫與百川而隨波者乎當其布德惟新儲慶兹始濁色既變榮光乃起乍若燭龍噴焰上騰鍾嶺之雲又似陽烏迴翔下落咸池之水增華一代振曜千祀信能陵晏海而比崇夷洛日而專美時則纖埃不驚和風克盈大野初霽圓靈始清皎且潔兮孤明不雜煥其炳兮五色斯呈祥煙斂彩瑞日韜晶掩輕雲而旁屬拂薰風而上征百辟具瞻孰云其相照一人乃眷自合於皇明庶品昭蘇衆幽光被大哉有國之慶赫矣爲君之瑞朣朧元黃燦爛

丹翠洞鑒龍宮之人明見馬圖之字昔後在溫致美化於
陶唐復效靈於我皇先後叶德今古和光比屋觀其自化
遐荒望以來王詎比流景集壇獨作郊天之應赤光照室
空稱誕帝之祥而已哉容有目覩榮河心傾聖日儻餘光
而見及庶幽谷之可出

錬石補天賦　　　　王　起

天何言哉有闕則補持五石而是用俾四時而能取成乎
圓象故資可轉之功定彼乾儀盆俟至堅之主所以裨覆
燾仰周普磨礱入鍛成功豈濫於宋人緝綴爲勞至德何

嶄於山甫乾道甚明配彼淸眞類鼓鑄而可致冀穹元而是營石不能言而功無爲之化天將假手潛因妙用而成則知媧氏之爲功也體物情立取法志生聘悠遠而求則象規圓而作程小大寧遺俾隨形以溥博嵯峨不墜皆投質於輕淸若乃夆造呈材神功効技他山以綴象帝自邇卿雲初觸當碧落以麗乎銀漢同流激淸霄而節彼天象又元石質既堅究勤勞而日月逝矣成廣大而星辰繫焉暖積素之湮尚疑苔點降如絲之雨終若溜穿觀夫圓則九重功惟百煉脊無親而克敬當有道而可見言柔與剛

崇高是將運有徙於晝夜比爲炭於陰陽織女停梭受支機於河漢荆人抱璞嗟韞玉於穹蒼補之伊何以當其闕照悠悠於峻極驅鑿鑿於超忽想夫取鍛之日排剛之時齟齬不安或表艱難之步淸明於外猶生錯落之姿正圓虛之廣矣下長風而悽其是知補上天於鍊石蓋虛實之相資焉

堯見姑射神人賦 以聖德之崇宵然欽道爲韻 王起

帝堯以成化於萬國歌宣於九德出汾水之陽經姑射之側峰巒交映若覩神人之形水雪相鮮皆呈　若

非感而遂應靈而不測何以見不死之庭當至人之域始其厭宮室出茅茨駕鸞輅建羽旗若光若滅含合含離寓目於巉巇之頂駐驆於沮洳之湄爰按節而至矣乃傾蓋而望之倏而五雲繚繞羣仙縹緲出碧巔之崇崇臨丹邱之窅窅瞻童顏之麗綽約則多觀羽服之鮮襳褵非少集其侶含謂崑崙之巔狀其居不異蓬萊之表由是職山嵒矚天淂既元覽而肯遠亦高蹈而思深乃曰我以萬姓臣服八荒君臨蓋天下之至貴亦域中之所欽安知阻茲崖巘隔彼岑崟有吸風之人邈不可見仰乘雲之客高不可

尋既而儼珠旒端玉藻增肅穆之敬念希夷之道見仙人之岳岳徒仰高山望鸞鶴之翩翩且輕大寶既而求之不得睠之在前念四子而莫來莫往思一人而無黨無偏乘白雲而何及引黃屋而來旋故能戒於無怠防於未然向使忘鶉居之性狥龍駕之盛則光宅之德徒聞乎以遨以遊比屋之封詎見乎乃神乃聖我皇明四目達四聰惟神也愛而見惟聖也感而通不窺仙於飲露不問道於順風姑射之神未爲盡善陶唐之主未足比崇

明

晉國賦　張鳳翼

粵若稽古晉國廣袤麗於黃墟阻三河於碣石實禹貢之中都輪透迤其磅礴經曼衍以平鋪逵廡窅而九達曹天造之雄圖爾其昴畢躔墟參辰應陝滙以揚紆靡以大陸藪以燭龍犄以鉅鹿北抉沆漭水陸歕吞蒼虬左抱白菟右蹲元武聳鼉鶉火廻翔誠風氣之所宅而扶輿之所庬於是東跨齊疆南連楚畛西距三秦北窮五國以天門自觀爲儲胥以雲夢漢陽爲朱闕以紫淵華嶽爲藩屏以黑水清山爲障塞控八紘封域以居尊羌何儗乎彈丸之一

幡其山則王屋夏屋龍門雁門三嵕三磴九箕九原纍頭
傲斗壺口懸甕砥柱崚嶒而倒濤太行巀嶪以蔽𪩘又有
銅鍉雷首姑射中條岧嶤嵾嵳嵲屼嶕嶨嵷嵸嵓嵓峉峉
嵾嵾擁崧恒而作鎮固方岳之所標其水則沁澮沱汾洮
涂泌涑滱溼潙澇渦漳涅瀆嘔夷滹濩以歙濤嫣汭沖瀝
而礜濩疏瀲灧於龍渠澹潲溥於象谷又有桑乾濩澤嬰
澗平田玉泉金泊石洞斯川汪洋瀰湃漣漪潺湲湯湯淼
淼滀滀濺濺灌黃河以東注翕覃懷底績之𪰻其險則飛
狐插漢巨馬洞崟羊腸九折龍首千尋傂建井陘之隘箬

通句注之陰其勝則董澤盤溢呂梁噴薄峪止鳳凰樓高鶴鵲五髻現境於清涼四鎭宣威於毳幕其靈則祥開金鳳瑞應烏龍三峰王氣五日陰夔雩崇候兮靈雨駐妬女兮停風其異則管涔神劍渥洼天馬朔雷層㘵火山紺閘辣蜿蜒以衛冰蹙踉蹌而負野其蹟則轂城菀菀鹿苑芊芊傳岩迤邐孔轍逶遭闃矣西河之室蔚矣綿上之田投筆之臺未圮煉丹之鼎猶煙此實上遊之寰寓旣溥之幅幀也由是顥氣瀰漫載亭載茁瑰麗以繁瓌奇以別擅萬物之晶華表千秋之殊絕則有并刀韓甲屈馬垂琛雲沙

代赭澤錫遼葭廣陽之鐵大鹵之金紛紛籍籍品品林林若夫冀北之煤連綿大麓斷徼岈岩摩肩擊轂五方絡繹以䟽涂萬竈炘爋而轉㶸河東之鹽灘決神畚皚皚皛皛羃羃䗲䗲佐圜泉於九府通賈販於四鄰又若上黨之壓大河之涘軋札相聞喚喁是比䘏藻火與山龍噦鱢鱨及鰋鯉總興殖於壥區詎礱磨之能齒肆其陂塘瀦灌瀎通原隰墾稼穡同名圃鍵蹴盛圃芬蕠蔬則地董天化霜芹雪藕鱉蕨凫葵𧀬菘早韭芋薤菱葑爰象爰有行白玉於高山送青綠於纖手穀則秬秠穈芑𥝩䅉稻秔禾蔴荏菽

一穗九莖楅稱重穋如坻如京可以實倉箱而轂士女供
俎豆以庇粢盛花則菡萏荼蘼姚黃魏紫芍藥薔薇金罌
玉蘂蓓蕾芳菲含香散藥蘙雲塢兮森森簇雕欄兮纍纍
木則槐檀樺栗檜栢椿松桑榆栢檿杷梛桐楓參天溜雨
蔓苛菁葱滋偃蹇連蜷之勢壯翬飛鳥革之雄果有紫李
黃柑緗桃白榛常山之梨安邑之棗馬乳稱猗氏之甘貍
首羨太原之好俱足以敷賁精英而發果蓏之瑶乞如白
雉氷鼠赤豹黃貔麑茸貉腋龍骨雕翎玉芝之雲母紫石黃
蓄亦莫不猗那是產以蕃動植之奇至於雉堞雲横雄關

斗絕玉壘金湯囷圖𡾰嵲軍州虵勢以君宇將大牙而列鼎峙受降之城延亘防邊之埒魚符所統什伍𦋳聯戈鋋壓地鼓角應天砏礚碣磍駢駢驃驃象譯寄鞮之屬靡不震而讋焉聿有朱邸黃扉繽紛匼匝橋駕飛虹臺邀明月表以晉陽之宮祀以汾陰之闕窮池館暨巖房淸泠於不竭且也珠明魏乘璧重秦城毫散伐山之顇圭呈拔樹之寶玉馬璘瑞而顯异仙藤馥馤以旌誠此其著者餘物難名進而求之光岳攸鍾文明鬱起人傑地靈儷鑣續趾聲施鼎負之顏嶽濶質篖之洪爾乃羣馳獨往秀擷羣芳行

純金錫操凜氷霜既鶴鳴而鴻漸亦虎變而龍翔越倜儻
其魁礨豈咫尺與尋常故語高曠則薇留孤竹之風松掛
一瓢之月逃三聘於甿池隱十經于於越傲世兮枕流辭
榮兮蒔藥猶聞張果還山王喬跨鳳俱蟬蛻乎風塵而逍
遥於雲壑文章則該綜史記玹揆洞林詩詠明河之錦賦
稱鄴地之金中說敷陳乎名教棗驪濾發於靈襟銖綢蕪
泥指堂梁而振響落霞秋水度高閣以流音誰不照丹文
而光綠牒穿月脅以貫天心其為望也忠著程嬰義推張
老智決轅車仁昭結草勒卯金於相如崇折巾於有道六

蘢騰祁藪之粹三鳳煥河東之葆殆煜乎垂景耀於春秋而秘然播餘馨於品藻也至於孤憤激大節援誓九死重一言灑龍逢之血遊雒經之魂伏鉏麑之觸甘豫讓之呑温序啣鬚而抗劫呼延支體以酬恩凡此剛方之氣亦已翻滇海而撼崑崙更有應運風雲爭光鼎呂文揚黼黻之華武奮匈勦之舉若三郤偕軍若五鮀從旅若莢效和鄭若筆稱良史若狼瞫之突陣擢秦若羊舌之周知赦楚感彬彬乎麟鳳之儔而洸洸乎干城之侶猶未也六卿既大三晉遂分噓以贏燼蒸以漢雲唐風之所被宋德之所薰

其間師師穆穆濟濟芸芸如信陵率五國之師平原高十日之歃侯嬴牧卧内之符毛遂脱囊中之穎趙奢解閼於之圍陳筵告華陽之警衍儀前席夫六王頗牧拔鋒於四境斯亦畸矣乞是隽采星馳雄風電掣西京衛霍之軍功東晉裴王之相業狄梁與薛史同標司馬洎王楊並轍秉燭達旦揭日月於無疆騎尾歸天壯山河於不蔑緊何代乎無人亦何人之非傑又其盛也晉文復國趙武爭盟韓昭修術魏惠徵兵汾澗狐鬼之磊落沙陀亞子之崢嶸當其時屬車秣馬斬藿披荆叱咤則翻霆改色指揮則參井

焦精莫不業業棘赫砰砰轟轟夫非一世之雄哉然猶偏
伯耳蓋嘗覽輿地按冀方歷典冊攷溯平陽吊伊耆之休爍
追姚氏之烈光則見堯天燾位舜日常熙四方以宅七政
以釐九州以奠百穀以宜五品以序三居以夷八風以邕
六府以治封十有二山之崇然 萬有千歲之基迄於今土
尚謙恭民多醇古恍不識不知之旷一讓畔讓居之度去
華從儉則素題越席之遺 也憂深思遠其暑雨祁寒之故
乎於皇哉唐虞作對夏殷 繼昌神皐朠藪鬱乎蒼蒼雖巨
鎭雄都未敢望也而何有 於僻壤要荒

河渠賦

邢雲路

平陽之地古曰冀州厥田惟中厥賦惟上堯都其中比屋可封禹治其水井地千里由是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下服先疇之畮上均則壤之式湛恩汪濊流澤洶滿匪朝夕矣代之下也陵谷變風氣移壞井地闢草萊於是富連阡陌貧無立錐不均之嘆千載歔欷苟代耕者不爲之勸民隱蒸民庸殫智竭力通澤勸農則惛惛貿貿之衆其何以識地利而即田功哉是故秦闢有瓠口之渠漢汾有皮氏之溉洛井獲龍骨而成鴻嘖一托神禹而濟皆因勢利導振

若是也余小子若憒憒胡一技之有長身祿位而竊素且痌瘝其盡傷求民瘼而未得疑濟川之無梁乃者天運或至人事適逢樊生度勢而甚策丁掾稽古而達衷曰我有田疇莫或治之我有衣食莫或討之乃溝乃洫澇水之利乃廢乃興惟君之惠余聞言而若寤亟輟政而詧之觀河渠之故道遡前修之定基或穿鑿之未幾忽淤潰之無時乃拙謀以汲井翻斥鹵乎田湄蓋由夫水工之未竟奚以之永利而堅爲余乃鑒往昔袪因仍排衆咻吊田靈神哉澇鋭意興且原夫澇之發源也平陽之東浮山峙焉出崇

習坎厥有三泉北則蒼山隱天連岡硱磳八寶盤踞龍角
崢嶸泉飛烏嶺黑水洄縈瀉引高梁爭流濆騰南則神人
崛起嵲屼岧藏巋然靈跡清斯湧洸沙明鋭澤照魅飛黃
赤紫流液金水洋洋中則聖王諸峯濆泉湓湓溜石通溝
厥名浮渭洋屆大石神龍定會懸河西行泓澄溶滴之三
泉者發源若殊合流則一北道遐泉有來澮滙百折浤浤
大石斯入浮渭圖南金水注北三川攸同天潢慢減乃名
爲澇流而不溢爾乃遵長堤之廣壑下高空之建瓴度林
木之蓊鬱歷巖瀑之砰訇學透迤而流緩激泌瀄而湍行

浩乎湫湫湛若泠泠地脉以洩天吴不惊于是乎遇灵区
而有转为樊河之上流势停廻而有待若夫顾乎田畴宜
尽力乎沟洫兴民利而有休尔乃谋大筮兮迪吉询老稚
兮协从差令日兮灵辰乃先劳兮鸠工使民以逸庶民子
来经之营之惟河之治是日也程期计力详费度价赊乐
事之蒸黎乘农功之閒暇酌工用之缓急宜莫先于堰壩
于是更水道注别支涸经流出坌泥淤塞去夜筑宜尔乃
驱数万之卒徒纷併力而排掘搴邓林之松筊转崇峦之
岩石筊参差而阜攒石礌碨而山积愕眙负戴者旁午瞬

聯輪蹄之絡繹若網在綱其有條無傲從康而勇役下筊石之鱗次漉灰瀝以堅菑惟剛揵與壘礌日舂相而轟歷崇度尋而又倍廣十軌而長倍之其上則金堤矗起玉堞相向爲閘四閉層關疊障雄悍詭嚴中流鬬浪於前則刻形異獸並坐狻猊鋸牙鉤爪雷吼電眼弭耳奮鬣肅乎神威若噬百獸若吸長霓蛟龍避之而不敢渡洪水振蕩而倒回於後則帝命瑤光下爲二鰲規天邊地赤甲蒼毛巨靈贔屭重戴巑巢五山安峙渤海澄濤於傍則巍峩華表鬱起東西左蹲浮巇右夾姑峯倣彿若金莖雙立承仙露

於雲表又若崑崙銅柱擎河漢於天空斯役也匪沉馬與寘璧豈役鬼而驅神宣房忽塞地維以寧盛哉爍乎乃命名厥堰曰千金既載高堰乃濬長渠邇聽河壖逖望田區公旬大興引澇穿涂萬衆咸戾雜遝喧呼趙尉戮力郭幕均輸相氷屬之理孫力排決而疏通或磬折以參伍隨疆埸之縱横遵邱陵之駊騀方輸墨之巧功轉轆轤以起土竭胼胝而戒慵盡力開導平阬陁漸瀰迆而叙工逐曲岸與横陂善溝防以淫漱尋地昉而因逆行奠水而理湊分井連渠塍鏤櫛比田疇之渠以億萬計乃虞夫新渠之口

實爲田瀨之衝循懸崖之岸岸鑿空洞之硿硿堅土精而深入積地骨以圓通豈玉泉之乳竇抑壺口之龍宮倏開闢乎雲霧若吞吐乎蠕蝀出空洞而北下乃鑿沼於東陂順圜渠以左轉周曲岸而規爲育以靈藕蔭以新葵碧芷綴涘垂楊被堤欹連雉堞環抱樓臺蓋象夫朝月之弦半而徘徊乎天漢之涯空洞而上層臺屹然堂堂耽耽營室起焉爾乃筮重爻法大壯基崇卑櫎背向僝羣材授良匠觀水於瀾乃建有亭重軒三階增堿累平葯房荃壁桂棟蘭櫨璇題銀牓青瑣丹楹應門闢連橑相承奕奕壯麗

鎬鎬章明平臨島嶼俯瞰沆泓循虛亭而又上乃起乎升高之坊度漢宮之九子則京洛之顯昌備臺榭之壯觀于元氣以翱翔踰錦坊而躡蹬遂偃蹇而上躋軼危崖而郤顧出氷雲而居之於是因高躅之岌嶷築坻鄂之壘𨝳擬冠鰲於滄溟盛瓊瑤之神秀洞四達之石門架五城之飛構周睥睨之環墻列方蓮而騰奏爾乃朱樓鬱其特起厥高立乎天中因瓌奇而究材乃巧極乎國工羅疏柱之峙嶽駕曲梁之飛虹累薄櫨以磥垝翼橑璫以璁瓏攅飛櫚以戢舂翔交宇而穹窿繡桷叢結乎欒曲枝掌杈枒乎棟

隆爛焉丹青與赭堊輝煇圖雲氣於紫宮重扉敞其四闢
罘罳網於雕櫳越圓淵與方井廼反植乎芙蓉飄尾萃鴛
羽乎其上奇獸嗡風雨於虛空樓臺告竣水道可疏乃復
卜穀曰謁帝居擊靈鼉發鯨魚要明神穆將愉靈之來風
雲趨龍神導水德孚爾乃塞假道之支泒决經行之舊川
河湯湯其下汪響急瀨以潺湲凌赤岸而盆溢遭金堰而
怒漩鬬蛟龍於海嶠捲胥母之潮山昏日月而神銷翻宇
宙而無色吁可畏哉胡爲乎横暴之極忽回瀾而疊起乃
拗怒而少息於是巋然禹穴窅乎雲門平吞瀆漢倒折崑

[illegible]飛灥逆浪於此焉奔納大浸而撫餘豈不仁兮河伯轟雷動於地中駭坤維之震割方欲入乎川流忽噴出爲膏液洞口靈池厥渚惟右浤湧廻塘分流通竇月沼瀰漫豈澤無漏惟盈科而後進乃瀲灩而安行六龍醮其並駕載雲旗之晶熒飛廉傱傱而扶轄屏翳霏霏而來迎驅豐隆而呵御翊黔雷以順經流淼摧移決瀼澄浐濺漬浮波濆淪蕩浮湣淶成文潊漻就下其拍岸而相礫也則滭焉洶洶汾汃瀎洌若淵鼓之鼟鼕其飛溜而爭馳也則汩焉溘瀇瀁潏湁洲若駛箭之趯疾其擊磊而跳沫也則湨焉礚

磕湓漯輣軋若迸珠之匒匌其淵匯而句矩也則隱焉澴澴奫潫淉溫若颮風之洄颵其潛穴而濆出也則潤焉溥溥洑瀄渤洶若瀑布之澩㴋其遵道而滑流也則悠焉淙淙瀾漫瀘滇若屬車之轃轣於是醲高渠瀉窊域靈脉通股引出開合去留瀼瀼濕濕或均遂而蕩溝或舍列而通洫徙觀其縈紆乎畎澮之畔灌注乎廣衍之濆鄰鄰結絡漾漾紛員界畷脈理町畦綺分千頃斥斥萬井畇畇經陌混瀁帶阡涒郲若乃沮溺荷插而雲興鄭白決渠而鼎沸一夾泥而數斗欣且糞而且溉匯從畢而滂沱靡寸壤之

弗潰膏液瀝以滲漉閼澤沛乎淋漓亡波泉之舄鹵有墳
淤而加肥涉楊茇之不暇棄桔槹於井涸其爲勢也勃勃
焉潑潑焉忽焉野馬決其騰踏又忽焉欃槍飛而亂馳溶
溶歷歷焉紛交流之溢目若羽林天軍之散乎虛危朝焉
驚湯谷之掃天日夕焉駭濛汜之湧崦嵫若乃田祖[illegible]氣
后皇降祥九穀布種玉德頒方耕耨以時樹藝允臧勤斯
不[illegible]自嘉我降偉彼隴澤北里齊方含秀垂頴罔莠罔稂
油油我黍莫莫我粱禾一稃而二米盛玉粒於金秧雜非
煙而非霧乍雲起以飄黃方胄南之廥積亦實廩乎天倉

斯則水曰潤下土爰稼穡王人重農所寶惟食豈江潭之産丹礫匪滄海之秘鮫人地出泉以修貢天雨粟而效珍蓋五材雖紛然其並用惟水德廓其無垠於是春秋受謝穫刈乃畢露庾如陵家儲惟億朝饔夕飧出作入息瘠土昔勞沃土今逸俯仰征輸咸於是乎出而蕭茅簠簋亦此之自實樂事之民咸思報事功歸龍神禮明禋祀余乃帥畊衆把瓊芳走靈宮肅趨蹌抱拊鼓歌浩倡八音會紛滿堂神翳降繽皇皇答神庥惟祿將祝曰粢盛普淖謂嘉禾之庶蕃也縮鬯馨香謂泂汋之芳蘇也祀事洗腆謂民力

之曾存也史正詞而善禱祈錫羨而贊禧亡陰陽之忒賴
信雨暘之若時屢豐年之穰穰永般富而宅師惟神歆而
顧德于乃登受乎降福之卮夫然後歷亭臺之層構造樓
閣之高居臨中天而顯敞騁四望之所如覽山川之體勢
察祲祥之有無見華實之蔽野聆歌哢於田廬忽天白其
顥顥流光景之曄曄疑軒翔而無地似顛墜而復躡伏風
櫺以潛聽聞雷霆之謍謍靈曜旁轉乾樞下傾浮觀霄漢
逼視天庭朝留雲於南端夕得月於東榮或返照於餞日
亦挹斗於玄宾儵焉低回睇水與雲流而下鏡乎至清斯

蓋仙靈之悠憩匪吾人之所寧對酒當歌霍然長嘯登降亭臺嬉遊天笑既彌節兮乃下遂遊目於芳池命檝師與篙工開畫船於清漪盛滄攝之四隊酌玉椀與金疊爾乃秋蘭繡浦屏風文波錢蓮紫若珠蓮青荷采采芙蓉紅蓮泝渦錦鱗次色喁喁猗那飛鳧立鷺下上孔多淵客鼓曲榜人奏歌歌曰哀江南兮稚女兒歌采蓮兮停落暉歌聲揚兮令人艷一再歌兮令人悲又曰采蓮兮采蓮展轉兮自憐蓮心兮何苦藕絲兮相牽鳴雙橈而並進乃蕩槳於中洲張華蓋以輕颺動牙檣而夷猶伐夔鼓之闐鞈吹洞

簫之悠悠八音奏以沸天停高雲而不流魚𩠐鱗而出聽
翰驚起於灘頭擊飛瀨以砰岩翼颸風之飂飂行里所而
泛泛歷曲折而曲曲杞柳蔭塗以曇布蕙蕗夾岸而香浮
若乃合尊促席賓主若仙浮白引滿逸興翩然烏號落羽
任筆出鮮金羨銀觴以寶方圓於焉更滌酌奏新聲楚袖
舞風雨驚同心賦攄至情感焉東懷湘靈良夜宋宋輕颸
徐徐若浮槎漢若泛蓬壺酬渚式宴其樂只且於斯時也
從流上而忘反憶子輿之明規禮洽情而抑泰宜率履以
不違遂收歡而命駕賦既辭而言歸然後乃集田父於千

金之堰與之諸稼政計閭閻於時明河燭地皎月光天憂深思遠交儆在焉顧民毋忘勞力之艱而息若事民亦願勞心者之毋忘我民晷蹝茲河瀦利我上腴衣食之府載濬載瀦沐浴膏澤歌詠勤渠上下胥慼矣茲不渝粒我蒸民永奠厥居

白石樓賦　曲沃志　王九思

紫金自西蜿蜒而來兮吾不知其幾千里夫何既斷而復連兮停蓄於此眺巖巒之晴旭兮白石齒齒維謫仙之苗裔兮字曰仲南挾鬼神之秘靈兮發奇勝於幽潛乃因斲

而著形兮錫佳名於詩鬚仲曰塵囂坌以擾擾兮余其何堪維茲山之間美兮庚永樓而窮探命公輸兮予爲陟岑搆兮崔巍嶙白雲兮古洞瞻幽岑兮翠微山之巔兮瀑布懸雙溪滙兮樓之壖慨巢父之遐躅兮飲牛之灘釣臺歸以屹兮憶尚父之垂竿濯我纓兮有磯石可坐而憩兮觀瀾桃灼灼兮如霞誰避秦兮山之阿仙人降兮何年山有石兮嵯峨峰崪嵂兮雲臥跨西溪兮石梁之作石梁之作兮是日利津雲冉冉而忽變兮油然作霖維霖雨之滲滲兮白石之陰望美人而不見兮實勞我心吁嗟乎樓中人

兮衣芰荷沆瀣爲漿兮飯胡麻駕風霆兮虹電爲車左王喬兮右挾浮邱弄秋月之團團兮春雲與遊予老且狂兮狂不可瘳思遠遊而洋洋兮釀黃河之洪流澆予懷之旣醉兮搥碎白石之樓

國朝

晉陽吊古賦　袁鏘珩

客從汝海言涉晉江攬山川之窈窕遵修路以微行戒前騶而弭節爰泚筆以方皇若乃伊唐遺俗叔虞故疆參井分野觜昴散芒踐上黨而控平水背雲中而面汾陽與[illegible]

蕭錯巖邑鱗張藐姑射之仙蹤表西河之泱泱馳何為兮
緜上竹何為兮首陽馮兮嘅集望古情長爾其五色補天
三多祝主歌帝力哉何有懷明德於神禹城以堯名山因
稷著蒲坂之風流猶存耿都之屢遷非故桐珪兆基獻文
廓祚勤三駕而霸世獵風雨而必赴沇畫何堅探轂何苦
定策入關功成一怒斯皆彪炳古今龍飛九五雖寶籙其
代膺亮非德而不舉若夫心勞寅亮績楙旬宣夔開風后
鼎變巫賢嘉胥靡之纍纍美龍逢之拳拳從公于亡歷年
周旋維午與犨又何擇焉武子之德在人郇伯之膏如天

豫讓之伏劍永恨嬰臼之存孤獨全彼斗南今一人繫安危乎朞年眷馮君而矢歌何驄馬之翩翩欽異人於潞國溯司馬于涑川董狐有良史之稱傅陸有負扆之肩伊文武其兼備固在昔而云然于是將畧則衛霍尉狄吏治則尹張郅賈元鎮則氣壯本朝仁叟則清聞天下握籌而智勇屈抗旍而天威懍耆敷而輦轂清化布而枹鼓寢曁乎子師之志服王室鉏麑之身全君命干木二王之節褒玠古弼之諍周黨仲塗之高義彥方伯道之至行閔仲叔之清介王懷祖之雅正表聖許謠之風致裴楷叔寶之雋令

王武子之豪爽自負冀大夫之伉儷相敬郭有道之洛浦仙舟裴行儉之人倫藻鏡趙景貞之孝友醇正關亭侯之忠義天性流縹囊光竹素以照曜人寰者盛矣至乃經世大業權輿卿雲彈琴歌風阜財解慍爰及春秋郁郁紛紛辭令之美厥惟行人范張舌在縣河致君敦師說禮未易殫云登高掇藻遇物抽芬樸而不陋質有其文自秦徂漢是惟龍門纘往聖之墜緒成一家之微言爲廿史之領袖藏名山而特尊爾乃四宋一門獨絕雙溫奕葉相望王氏以樹珠爭妍薛家以鳴鳳發祥仲淹以祖孫鵲起無功以

兄弟雁行景純入室柳州登堂三孫鍾美二裴流芳盧侍御才子之譽郝佐治七日之狂柳洗馬之落葉亭皐薛中書之燕泥空梁或麥顏擬贊或援莊便忤或團扇致慕或㭊頭見怒或鱸字幽囚或炎瘴屏戍或第宮嫡而飛翰或吊帝子而擬賦或擲地而金石鳴或披帙而詩畫具要皆亭亭於書記烜烜在耳目筆落而風雨驚文成而鬼神哭信東南之多才曾何足以髣髴其萬一者乎乘保障之雄雖想尹鐸之風烈聲登樓而舒嘯羌聞聲以淒絕奚竹馬之邈然望野亭而且泊諸君子兮遺愛詒士女以利樂兮

丸鬪之難繼何清風其若刷愍蜚鴻之滿野冀美人兮可作車溢載而終覆舟非水其焉度兒皮骨之不存問有毛將安附緬隋秦之已事尋前軌而不痦物有生而必敝器無成而不毀胡囮道人之蹤跡閱數百載而長視輕清積而爲天寧玉棺之可墜曷嗅水而爲蹇叉疊疊乎巾笥誠偃家之瑰麗非恒理所思議即鷗鳥夭勸虎猶老僧之餘事瞻五峯于雲漢固文殊之居也索夏屋其焉在哀代王之缺殊遇過大陵而延佇帳鼓瑟者何其捫篆書于石室將烏從而辨之嗟椰溪兮何椰悲枤華兮奚華避暑之宮

露泣教子之宅月斜趙襄之祠風咽漢文之殿雲睒唯是管涔句注皐落呂梁麓臺隱泉狐突羊腸邐共四關涇鸞逞偕恒白翺翔既會嶼之柯菆亦穆嶺而髮紫每輿殆而僕煩倦游子之宵征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騎憶李客之險語歷其地而非欺乃有奇葩異卉延阜被崗輪囷古樹蓊乎蒼蒼瑪瑙黃鼠龍骨麝香花斑之石石花之魚羊羔清醞葡萄紅醽鶴觴相餉千里不渝人葠天花厥產則殊獻葢葅之佳氣蔽日月以交虧肸蠁之所式憑羣帝於此乎祝釐若其原清漳枕桑乾泉滹沱表居延川標妒女之

谷津錫君子之號殊塗岐趣犓𤃩晶渫北彌紫塞西接白
羊執三河之可捐允人謀之不臧陟李陵之舊室顧長城
而太息未二世而忽諸駃䖍怨以何𥁕慕藺生之英偉睨
虎狼而定畫壞武安之干城墟邯鄲于一擲凄風起兮吹
余裳揖青塚兮瀝酒漿蛾眉入宮兮卽嫉荃何悲兮王嬙
旋余軫兮南指憇吾馬兮汾之渚業衆山以淪胥兮慶獨
存此萬戶昔騶虞之仁獸兮吁嗟睹茲白峪訊溫泉之湯
湯兮士人謂余以前嶍卓卜商之遺風兮家弦誦而在茲
贖老馬以歸皐兮識仁者之所爲伊文侯之賢智兮蹇於

此乎相師噫在德而不在險兮繹吳子之好辭鶩義棠而警策兮戾敝郡之末垂踈太嶽而仰止夏楊侯之故墟遠哉夐乎茲邦之舊也固乃唐虞之所分夏商之所都　澤洽而允若皇風扇以穆如謂宜戶口駢闐婦子隱賑路無一家之哭河有九里之潤旣而爰諏邮塢載延田廬街里蕭條原隰荒蕪居民星散土著雲流轉而四方蓬振萍浮頹壁圯垣彌莊連屋黃髮　髫傷心慘目其朱扉丹楠宦邸佛龕叢芮於城內外者蓋百不處夫二三於是咨交城襄維藩思賢王抱橐垣詢陽曲而悼山陰仰西河而想懷

仁徘徊別館惆悵離宮雉雅雊於春陽狖鼠嘯乎秋風何黍麥之油油而余懷之沖沖乘風發兮誰家瓦礫積而成邱鞠中唐爲茂草五廟餒而焉謀夫歷數之攸歸于何尤乎狻𪊨猊有君而無臣非所望于羣工看銅駝之零落則將妄肅彼百爾同燕雀之媮煦竟陵遲以至此爾乃寄愁狩灊矚然遠覽南則中條雷首之林岑王官卧龍之嵂崒傳嵒嶁嵮乎平陸孟門礨嵬乎北屈蒲歷九原之鬟侍倪從倚以若近喬翔五老之屏擡儵聽睇而欲遠厥有跂者卧者東者俛者醉者怒者沐者莞者端笏者歆器者虎挈

者虬踆者鵰蹲者梟瞷者莫不峙翠横靄他他籍籍犇驛
而思媚乎几案其左則汾水瀏淚于內黃河濊滈于外龍
門堯岊駴湍驚瀨巨靈贔屭掌華末艾皷鬣于焉變化風
霆之所澎湃洄洄滮滮䓘䓘沛沛澒溶濆湉硡汃訇磕㵃
飲清而引濁滙細流以成大若滋若晉若絳若澮若雷董
若潙汭雖支分而派别咸朝宗而來會葭菼𦗡瞹兮淥湄
菱藻冪歷兮翠面圍瓌奇之叢藪而鱗甲之隱見萬族千
宗更僕未終者矣其中有鹽池焉穆天子八駿之所駐蚩
尤氏覬覦而降災者也踞安邑跨解梁周袤蓋百四十里

以有奇當夫赫曦中天纖雲不與南風徐來波皺紋瀠𣺯
丁𣻭集厥寶告成粲兮連貝纍兮貫珠以天地爲罏冶故
獻奇于須臾佐縣官之大計爲秦豫之所需異烹泉而煑
海疲人力之勤渠于東則地勢坱軋千里欹嶇矗太行之
棧巇宜尼父之廻車升彼巔矣沁水潺湲黎侯潞子故國
在焉睎余髮兮搔首空鳥啼兮荒煙膏吾轄兮焉如倏而
過兮長平日曨曨其將暮兮馬驕嘶而不行風雨濛而晝
冥兮或告余以哭聲唉暴秦之不仁兮內卌萬人于一坑
彼括庸其奚誅兮掌獨怪夫王之不明奪老成而售讒慝

兮令豎子以成名紛余既懷此不平兮盍遐勝而命觴相羊乎寥廓之域夷猶乎莽罠之鄉於是乎任父觀魚猿子從禽挾彈入山振罟臨深候鴈張兎命鼈龘鮰差鱗接翼充厨盈庖于是膳夫拭砧有晃鸞刀以脮以涾以膗以炰絮以藴蔆虀以薑棗清㗖外越紅鮮内保于是徒御遝而染指賓友翩其來臨燕胥樂只吹笙鼓琴衆屬厭而且斆旋避席而沈吟顧以小人之腹置諸君子之心爾乃拂襟危坐正容凝思顧瞻周道如渴如饑幸嶽音之未沫庶典刑其在斯猗箕山之耿潔而不諒于逆旅苟余行其信芳

又何有乎時俗之齟齬質虞芮之閒田感姬化而不耕柰末流之如騖恥錙銖以必爭墮雨雪之重陰塗何從而或可審動息之攸宜思古人而獲我

辭

明

霍山辭并序

何景明

司農公致爲臣而去或曰司農公致爲臣必不豫懷忠獲疑修正被斥此屈子所以憂離感憤而賈生所以悼毀也或曰否不然枉直善惡厥道不同君子要之善且直而已不論夫合不合也故忠臣不責信于君正士不責親于人司農公致爲臣胡爲邦豫閒日汝南何景明往造公視其體腴然其度于于然不異平居也徐察其色黝然頫若有

伏憂者于是景明述或人之言告之公曰夫臣者以誠奉職以道愛君不克其職則恥不得其道則止今予思克厥職而道不得以罪遣足矣然疇昔之夕予靡靡寐起游思纚纚有揆皇度或省而反予者胡爲豫胡爲弗豫或人知予哉景明循階將退公曰行止進退命也豫不豫人也人如命何予晉產也晉之鄙有山焉曰霍山霍山者晉鄙之鎮也其下沃渠衍拓可田而食豐樹樹耩可蔭而息而劇窪蹐阿可以構而處也吾逝矣安知人間有豫不豫也景明乃爲霍山之辭歌以壽公辭曰巖巖霍山之窿穹兮薁

彼晉楚左屬太行蒲阪委虵兮巃陵嵓嵬而在下雲之與兮霏霏望佳人兮容與娟娟兮秋風芳卉兮已摧虎豹兮咆哮猿嘯兮又哀山中兮寂寥佳人兮胡不來桂樹生兮何檀檀霜霰下兮夕以寒叢薄兮蒙密瀺宂兮潺湲鳥萃兮翼翼獸伏兮般般鴟隼不可以共厲兮佳人歸來兮延年

